



明齋先生集 四

疏

卷之六

~16
2376
5



和
2376
26-5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七

疏狀書啓

辭大司憲疏

丁丑十月

伏以臣昨冒萬死敢呈再狀日夜唯俟鑄削之命矣伏承道臣傳諭 聖旨誤恩未收勤教申降臣益不勝惶迫悶感之至伏念臣之前後號籲肝血已竭螻蟻微衷癘陋實狀 天日下臨何所不燭而一向優容而假借之使之虛冒職名長負罪戾上損國體下乖賤分臣誠惶惑罔知措躬昔晉臣羊祜每有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刻之外臣竊自悼微誠



不及於古人抱茲耿耿而迄無以孚徹於上下也狗
馬衰疾日甚一日氣血凋剝精識迷昧視息雖存只
是尸居餘氣耳安有一分陳力就列之望哉今季則
夏秋以來無日不病及至遇寒益以慄慄杜戶呻吟
有同蟄蟲委身枕席卧起亦艱種種猥褻之狀亦何
敢悉懇於天聽風憲重地委棄草莽一任曠闕已
浹兩月國事同於戲劇聽聞莫不怪駭臣於病伏之
中日夜戰灼祈死不得茲敢冒萬死有此瀆顛伏
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憐察亟 命刊臣職秩而
仍治臣孤 恩違 命之罪以肅朝綱千萬幸甚臣

承傳 諭之後疾勢方苦不克自力拜章又復遷延
累日尤增死罪臣無任席藁隕越瞻天所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以世祿之臣義同休戚則殊
異乎高蹈之士果於忘世而當此國勢殆岌岌之
秋不思所以竭力王室挽回世道固守東岡之志杳
無造朝之期是豈平日所望於儒賢哉況出入冑筵
輔翼春宮微卿德望誰任斯責此予之必欲召致者
也茲遣史官諭予至意卿其亟回遐心幡然登途毋
孤虛佇之望

再疏

丁丑十一月

明齋 卷一
伏以臣昨於席藁呻吟之中伏蒙近侍之臨門驚惶
震掉若卽隕絕不得畢爨微忱仍復頓仆累日不省
今始夏冒萬死申籲於天地父母之下冀幸 恩
慈之有以憐察焉臣伏讀 聖諭丁寧勤摯之意溢
於十行而其奈蠖蟻微物無以承當儒賢之稱實非
臣之所敢名也世道之責實非臣之所敢任也至於
世祿休戚之 教亦既累承 威命而臣之尸居餘
氣已無一分陳力就列之望矣只以一息未泯之故
尚係朝籍 隆恩異數愈往罔極臣子分義長負罪
戾此臣所以日夜戰灼唯願以一死塞責者也今臣

所叨職名近者以月計遠者以歲計求之古今無有
是理風憲重地不可以久曠春坊重任不可以虛冒
若其國子之銜則只資儒生之瀆聒而已臣每中夜
撫躬竊自怪悼糞土賤品何以致此上無以報得
國恩下無以守得本分而終爲大倫之罪人死亦不
足以塞責也犬馬之齒明年僂七十矣種種癯陋之
狀不敢每恩於 天聽而漸盡之期非朝卽夕臣之
情勢窮極如此而言其終始逋慢之迹則國有常刑
安所遁免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亟命將臣爵秩一
併鐫削而勘臣孤 恩負國之罪以肅朝綱千萬幸

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昨之批略摠至懷造朝之期屈指企待緣予誠禮有所未至史官空返曷勝慙慙憶昔壬戌卿不我棄賁然來思心自欣慰咫尺都門何意徑歸至今思之悵缺未已予心若此卿豈忘予布衣之教亦難終孤矧今饑荒加以災沴憂虞溢目危厲熏心當此之時思卿益切宵旰之責望卿愈隆胡忍邁邁不肯于于言出肝膈卿宜諒哉安心就途用副虛佇

三疏 丁丑十二月

伏以臣孤 恩違 命長負罪戾席藁私次唯俟罪斥而 聖慈天覆一向優容近侍續臨 恩禮愈渥臣誠惶惑措躬無地至於昨者 聖批則 天語溫諄無異家人父子而至舉昔季之事曲示眷顧不忘之意感泣惶恐不知死所蓋臣昔季一行非敢為承召而進也只以息偃在家終始通慢為萬分悶蹙故不得不前進待罪及至近畿 寵命尤異則臣心震悸反有甚於在家悶蹙故又不得不顛倒退歸其進其退只為惶恐二字所驅迫而進不能應 命退不得守分大為四方之所僂笑臣於伊時心口相誓以

爲終身只合抵死守分不敢復爲如此妄計也誠不料十有餘季之久而天心尚賜識有提諭至此也况乎布衣之教豈非古昔帝王待士之盛節而臣則非其人也竊恐以臣之不肖而貽譏於聖朝者臣已言之於前日矣若其休戚之義胄筵之責前後聖教不翅丁寧而臣之庸陋加以衰朽自知萬無堪當之望臣非敢苟自謙飾也天地鬼神實鑑臣衷此臣所以每於隆命之下只得撫躬自悼甘伏負國之誅者也噫臣以一介糞土微末到老空空無一善狀而盜取無限公器濫蒙無限恩數近侍絡繹

於道路 絲綸洋溢於瞻聆涯分已溢矣罪孽已極矣縱被 聖朝之寬貰必爲神明之所殛矣狗馬賤疾日以淹沉形神旣離氣息僅續泡沫風燈朝不保夕而所冒職名尚未收回曠闕拋棄將至歲換揆以法義無有是理憂惶戰迫祈死不得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垂哀憐亟 命鑄臣職名俾臣垂死殘喘得以安意待盡於 聖化之中則實覆載生成之至恩也臣無任瞻 天祈懇席藁戰灼之至

史官傳 諭後書 啓

戊寅八月

傳曰噫曩日史官傳宣之批諭以秋涼造朝之意矣

誠有所未至禮有所未盡終莫回遐心缺然慙覲無
以爲懷當此艱虞溢目之日在山林高蹈之士尚且
彈冠而起况以卿世祿之臣夙負重望者乎其在同
休共戚之義決不可一向邁邁也明矣卿其須體至
意幡然登途補予不逮輔翼春宮

臣於今日十二日伏承傳諭 聖旨不許鐫免申以
秋涼造朝之 命臣惶恐病懣不敢瀆顛席藁戰灼
惟俟罪殛不料今者 別諭特降近侍又臨十行
綸音愈往愈隆臣誠驚惶震悸罔知攸措犬馬之齒
今已七十癯陋之狀日以益甚眊昏憊頓常若溘然

尸居餘氣只是朝暮之命耳到此垂死境界安有一
分陳力就列之望虛冒職名已踰半歲至於春坊國
子之銜則已累季矣孤 恩違 命一至此極都無
分義長負罪戾情勢危蹙祈死不得日夜唯願 天
地父母曲加哀憐一併鐫削收回 恩旨俾得涵濡
於 聖化之中安其分願待盡溝壑而已 寵諭彌
勤 恩禮彌渥而螻蟻微臣終不敢當虛辱 異數
只增死罪伏地隕越不知所對
傳曰已悉至意更何多語此時望卿造朝不啻大旱
雲霓卿毋困我幡然上來以副虛佇之望

申辭 召命兼辭職名疏

戊寅九月

伏以臣於日昨再蒙史官臨諭 聖旨惶恐隕越至今靡定螻蟻情狀號籲已竭 日月之明何所不燭而尚勤 恩禮無有已時每聞 命下鑽地不得近侍回還之後即當拜疏申暴微忱而精魂震悸昏憤彌甚悶蹙遷延又踰旬日逋慢罪積萬殞何贖竊念臣之朽陋眊聵垂死殘喘只是一縷不絕而已平居澌綴常若溘然房戶之間暈倒頻頻眠食亦艱朝暮難保以此懍懍安有一毫應 命之望如是而職名長在 召命不收分義都廢情勢窮極臣每撫躬自

悼至於泣涕者也今臣所叨參贊之 命已八箇月矣莫重天職虛棄糞土經歷三時莫之收拾春坊國子之銜則皆已累歲矣書筵侍講何等職責而一向苟充亦何等濫僞况復泮中則每以微臣之故惹起儒生鬧撓之端此豈溝壑微物之所當有者哉身伏草莽害及世道恐懼慙慙置身無地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 恩鑑憐臣尸居餘氣決不可復起而為人諒臣疾痛之呼實非敢飾虛而欺天將臣前後職名一併鐫削以尊國體以幸賤分千萬幸甚

史官傳

諭後書

啓

戊寅十一月

傳曰屢悉至意復何多詰噫卿以林泉耆德爲世大
儒寡昧之尊信士林之矜式爲如何而乃者鄭澐乘
機投疏恣意侵侮言念世道寧不寒心然而予業已
洞察卿之心事而明白開示深惡澐之情態而快施
譴罰則於卿有何一毫不安之嫌哉茲遣史官申詰
予意卿其亟回遐心幡然登途以副虛佇之望
臣於日昨冒死呈狀而旋竊伏聞言路斥臣罪累方
悚慙縮慙以俟罪矣不意 聖旨特降近侍臨諭十
行溫綸丁寧懇惻螻蟻微衷 天日下燭臣驚惶震
悸之餘不勝感泣之至臣以一介蟻虱微分濫蒙無

限 恩數垂死殘喘更無涓埃報答之路而每貽一
場鬧擾於朝廷至令言者反蒙譴罰身伏草莽害及
世道實未有如臣之比者雖滅死萬萬何以贖此罪
哉况復 寵褻之辭一向隆重無非微臣之萬不敢
當者臣每承 恩諭之下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
也所叨職名又未蒙 處分將不得不更冒萬死申
乞鐫削而每以猥越文字瀆浼 天聽尤極惶恐伏
地戰慄罔知所措

辭大司憲疏

戊寅十二月

伏以臣頃於近侍回還之後卽擬拜章申暴微忱而

恩諭之下以猥越文字瀆渎 天聽極爲惶恐兼以
賤疾作苦遷延旬餘唯日夜銜 恩畏義慙蹙兢戰
席藁以俟罪矣不意憲府 新命又降於此際祇承
恩旨惶隕靡定不知所以仰籲也竊伏惟念臣之庸
陋衰朽垂死殘喘決不敢應 命之實終始哀號
天日下燭而 隆恩異數一向勤摯至於經季閱歲
未有無職名無 召命之時此實前古之所未有也
且臣本以一介螻蟻微物不敢自齒於恆人而分外
忝竊至於此極因而每貽鬧擾於朝廷自古身伏草
莽而惠及世道亦豈有如臣之比者哉乃復以罪爲

寵前職未遞 後命仍加逋慢之罪又日積而月深
寢驚夢愕置身無地况今癘疾日甚長事呻吟耳目
昏聩精神茫昧種種陋狀不敢煩訴而尸居餘氣無
有生人之事矣情勢窮極祈死不得憂惶悶蹙罔知
所出伏乞 聖慈特賜哀憐將臣前後職名并 命
鐫削俾臣得以安其微分待盡於 聖化之中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大德也臣無任瞻望 宸極戰慄
祈懇之至

辭崇政新資疏

己卯二月

伏以臣垂死殘喘生人之事已絕 春宮未寧之日

中外奔遑 太廟告慶之辰大小抃賀而臣獨塊然
蟄伏若無知覺螻蟻微誠無地自見惟日夜祝望之
餘戰兢以俟罪而已昨伏承道臣傳諭 聖批不賜
譴罰申以優容之 旨又於千萬意外伏聞有超陞
品秩之 恩驚惶震越不能自定臣以糞土賤分受
恩罔極長負罪戾而臣之子又以蒙昧無似獲蒙洪
造冒玷侍從之班居常憂懼不翅淵冰豈料今日乃
復攀援 恩例有此猥濫臣誠慙恐慙感不知措躬
之所也仍竊伏念臣之備員春坊之官歲今五換矣
國子則四歲矣尸居餘氣朝暮待盡陳力就列望已

斷矣而虛冒職名至於此久如臣之事古亦未聞律
以分義則當伏逋慢之刑言其癯陋則合在揀汰之
科臣每以連章瀆煩爲惶恐控辭不力因循至今每
一念至中夜發悸今也季日索而病益沉罪日積而
寵愈加跼躄靡容寢食俱忘不得不憂懔情實冒死
號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垂憐察亟 命將臣
資級職名一併鐫削以尊國體以安徽分千萬幸甚

謝 特遣掖隸 賜食物兼辭職名疏

己卯九月

伏以臣虛冒職名今已累季自三月承 批之後即
宜申籲而非但瀆撓之爲惶懼伏聞比來微臣賤名

每登於章疏之間臣誠慙恐蹙慄唯縮伏以俟罪而已千萬意外伏蒙 聖慈特遣掖庭下人俯問死生七種食物 恩澤至渥驚駭震掉措躬無地臣以蠖蟻微分老病垂死虛蒙無限 恩數已絕涓埃報答之望而身伏草莽累及世道又每至於此揆以法義實合萬殞刑章不加 寵眷彌隆惶惑感泣莫知所以致此也仍竊伏念春坊國子格外職名本是昔日所以處儒賢者臣之叨冒固已萬萬不似而一授之後更不遞改至於四五季之久者尤古今之所未聞也况以名忝國子之故前後紛紜之端皆因是而起

臣之負乘致寇有不暇言而豈不爲羞辱於朝廷耶至於 頒賜之恩前後非一而又以備員宮僚也春宮邸下亦有賜送之惠辭避無路每不免於祇受其爲猥濫尤極惶恐不敢當職而只沾 恩例求之義理實無可據曾已冒死籲懇冀蒙 聖明之裁察矣今又重加 聖念乃命委致於遠外窮僻之地存撫非常事體稀闊臣是何人一向僥冒乃至於此極耶精魂隕越連日而不能自定也且臣癯陋之狀日以益甚尸居昏昏只是朝暮之命耳臣之父母丘墓在於西畿私計一息未泯之前必欲輿載歸省永訣

墓下人子至情日夜煎迫而猶未能亟遂則臣之懷
懷殘喘無有生人之事此亦可見矣以罪冒 寵愈
往罔極孤負 天地死有餘責中宵撫躬感激流涕
而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矜憐將臣春坊國
子兩任亟 命鑄削而 賜送恩典并乞收寢上重
國家錫賚之 命下伸微臣辭受之義以尊國體以
安私分千萬幸甚

史官傳

諭後書

啓

庚辰八月

傳曰今聞卿來在交河先山云寤寐思想之餘心之
欣幸曷有其極卿其體此至意展省後幡然造朝毋

孤虛佇之望

臣老病日甚死已無日為未死之前一省父母丘墓
之計忍死作氣昇載上來纔兩日矣不料草莽蹤迹
猥至上聞 聖諭特降近侍委臨祇承驚惶措躬無
地臣昨於路中伏聞有參贊 新除方極悚慄而
寵命之加又至於此精魂震越若隕淵谷漸頓迷塞
無以畢籲謹當以一疏申曩微衷無任惶恐戰掉之
至

答曰予之前後勉諭凡幾度而祇緣誠淺莫回遐心
缺然思想未嘗少弛于中矣何幸卿為省先山來到

近畿欣喜之極若有所得不料史官空返造朝漠然
是何情志之不孚一至於此哉心切愕然無以爲諭
况卿方帶贊善之任此時輔翼春宮微卿宿德重望
而其誰乎予之望卿來思不啻大旱雲霓須體至意
幡然就途以副如渴之望

辭

召命待罪疏

庚辰八月

伏以臣殘喘垂死爲省父母丘墓忍死昇疾劣得上
來路中伏聞有參贊新命憂恐方淡不料草莽蹤
迹猥至上聞聖旨特降曲示思想之意繼以造朝
之教臣頓仆之中忽蒙異數驚惶感泣不能自

定亟欲陳章待罪而氣息漸綴心神昏塞未免連日
遷延矣又不意近侍之臣銜命拔來十行溫綸
申賜寵諭禮意之優厚辭旨之隆重實非微臣所敢
承當臣誠惶惑震灼置身無所臣以一介無似蒙被
國恩至於此極今已朝夕待盡無復有涓埃報答之
望而尚紆聖眷愈往罔極每一命下鑽地不得
螻蟻微衷前後控籲瀝竭無餘不敢一毫虛飾以欺
天日聖鑑孔昭亦豈不下燭耶臣不敢更刻枝辭以
瀆天聽而卽今只是尸居餘氣耳精識消亡耳目
昏聩一日之聞若將溘然者數矣今此行役亦非有

筋力私情切迫只欲於一息未泯之前永訣於墓下而已其不顧踣於道路亦非臣之所自期也以此癘陋偶近京輦致勤 聖念厚竊 恩禮臣之罪戾到此尤深至於贊善祭酒兩任猥忝虛銜已過累歲矣非但微臣負乘之罪長在上一授之後更無遞改一向委棄以曠天職其在朝廷事體亦安有是理昨奉 聖教申以 春宮輔導之意尤增慙懼莫知所措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將臣所冒前後職名亟 命鑄削收還 召旨以幸微分公私幸甚臣既荐蒙 恩諭又况 坤殿違豫至於累月大小

臣民憂遑度日臣於此際適到近京之地誠不敢遽然退去而臣既不能應 命淹留郊畿致煩 恩數僭踰猥濫罪戾日積萬不獲已呈疏縣道冀以轉達而扶曳殘骸輒首歸路 君父之眷顧如此其勤摯而臣子之行止若是其悖乖去留皆罪萬殞難贖路次席藁唯俟鈇鉞臣無任瞻望 天闕惶隕戰灼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前後敦勉實出心腹而緣予誠淺莫回遐心至有輒首歸路之語不覺愕然如失左右手也卿其體予思想之志安心勿辭幡然登途用

副虛佇之望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庚辰八月

臣雖不得應 命呈疏待 批蒙 恩遞職而歸道
理當然而 恩數沓至罪戾越加萬不獲已有若逃
遁之爲者逋慢之迹實合萬殞路中伏聞 聖候未
寧不勝驚憂又徊徨路次昨夕始伏聞 聖候快復
而後方復就道而負罪之行兢悸在心沿路席藁唯
日俟 威命之臨矣不意近侍之臣銜 命追來傳
諭 聖批於旅舍之中道路瞻聆莫不駭異臣是何
人家此 隆眷每至於此耶惶恐感泣不知所喻至

於所辭職名亦未蒙許遞申以勿辭幡然之 教臣
情已竭 天聽愈邈惶蹙悶鬱祈死不得然螻蟻微
衷旣蒙 聖明之下燭優容至此敢乞 聖慈終賜
哀憐將臣所叨前後職名一併收還使微臣得免於
負乘之罪違 命之誅而涵濡大化安意待盡則實
天地父母覆載生成之大德也疏章猥煩不敢每瀆
天威咫尺敢復呼籲無任惶恐祈懇之至

辭本兼諸職疏

庚辰九月

伏以臣昨以私故妄到近畿惶恐誤 恩顛倒退歸
聖度優容譴罰不加而違負逋慢臣罪自知歸來蹙

伏祇俟鑄削之 命不敢爲拜章煩瀆之計矣又過數旬未蒙 處分虛冒職名至於兩月瞿然驚顧罔知所處不得不更冒萬死復有呼籲蓋臣之罷癯昏聩已不堪應 命之狀 天日之所下燭也而該曹不諒循例備擬每令莫重爵命褻棄於糞土之中蠖蟻微衷誠切悶迫常不知置身之所也今者區區行役之餘皮骨之摧殘又極澌綴委頓卧不能起種種猥陋之形不敢縷訴而溘盡之期不能自保於朝暮每念臣以一介無似僭竊無限 恩禮長負罪戾以至垂死之境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律以法義死有餘

誅跼踖憂懼日夜戰灼而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亟 命將臣所叨參贊職名及贊善祭酒兩任一併收還上重朝廷之名器下俾微臣得以安其分願以畢餘命公私幸甚

再疏 辛巳六月

伏以臣於四月二十八日伏承道臣傳諭 聖旨所辭職名未蒙許遞一向優容 溫諭彌勤臣誠惶恐隕越措躬無地病伏之中昏昧不省且懷煩瀆之懼只得蹙伏俟罪不覺又踰一月臣之罪戾至此極矣竊念臣之垂死殘喘懷懼度晷生意已索精神已離

昏聩日甚漸綴日劇雖或作氣起動於房戶庭除之間而常如夢中人事一日若將溘然者至於數三自外觀之形殼猶存而尸居餘氣有同浮漚朝夕亦不自保其爲癯陋之狀不敢一一縷訴而天日之明無幽不燭或已俯諒其非虛飾之辭也臣之蒙恩除授參贊本職已過十朔矣至於兼職贊善祭酒則一授之後更無遞改已過累季矣虛冒職名至於此久者求之古今無有臣比法義所在死有餘辜臣竊聞外方或有趨命之稽遲者時被法司之察糾而如臣之積負逋慢迄無舉正之論臣實怪之臣以區

區猥褻之私露章陳聞極涉踰越不免呈狀縣道冀以轉達朝廷獲蒙處分庶於一息未泯之前幸免匪分安意歸盡者昨已五度矣螻蟻微情上格愈邈日夜戰灼罔知所爲又萬不獲已更冒萬死敢申呼籲伏乞聖慈天地父母曲垂哀憐特命將臣本兼諸職一併鐫削上肅朝綱下幸賤分公私幸甚

辭別諭及左贊成世子貳師疏

辛巳七月

別諭卿以儒林宿德豈但爲國人之所矜式予之所以眷待倚毗不啻隆重必欲置諸左右以資啓沃以挽回世道前後召旨殫竭心腎而緣予誠之淺薄莫

回卿之遐心缺然慙慙曷有其已今以卿擢授貳公仍兼春宮賓師之任顧今春宮講筵連開學業日將輔導成就之方惟此時爲急微卿耆德重望亦誰任其責哉茲用別諭以示至意卿其體予側席之誠幡然改圖斯速登途補予不逮輔翼春宮

伏以臣於前月二十六日伏承道臣傳諭 聖批不許遞改 溫諭彌勤臣誠惶感罔措內纏疾病外懼煩瀆迄未能申籲唯日夜戰灼矣不意今者 寵命特降陞授以贊成貳師之職 聖旨別諭又極隆重臣不勝驚感震掉精爽隕越累日而不能自定也臣

之罷癯垂死尸居餘氣無復有生人之事者前後呼號非敢有一毫矯飾 天日之明豈不下燭於斯耶啓沃挽回之責 春宮賓師之任決非如臣陋劣所敢承當每於 恩諭丁寧之下不知所以仰答臣子螻蟻之忱只有感激流涕而已况臣本末情狀通朝之所共知只是孤 恩負罪不試無用之一介微物耳誤 恩之加加而又加一至於此此果何事耶伏聞大臣於前席提舉賤名以職品體例爲言當初崇資己是猥濫之甚者臣於其時實不敢承而前此所蒙無非分外故又不敢連章瀆撓泯默至此今乃因

其虛資陞卑實職空委莫重天爵於糞土之中此以苟榮臣身則可矣其於朝政之玷累名器之屑越何哉仍竊伏念臣之虛蒙 恩禮自有徵召之禮以來所未有也臣不暇遠引古昔只以近世儒臣之進用者言之或陳言論事或造朝就列莫不進退踐歷望實著顯而後方有遷擢未聞如臣之迹蟄圭竇名躋宰列無端超躡至於此極者也虛名僥冒有類倖門世道以卑士風以壞賤臣平生欺負之罪固已死不可贖而四方之嗤笑後世之譏議豈不并及於朝廷耶臣今不敢覩縷猥陋之辭以恩 天聽只得席藁

私次祗俟法義之誅而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垂哀憐亟 命將臣資級及新授職名一併改正以尊朝廷以幸微分千萬幸甚

申辭職名待罪疏 辛巳八月

伏以國家不弔 大行坤聖經年違豫竟未奏勿藥之慶臣民喪妣率土哀恫草莽賤臣蒙 恩至此殘喘垂死人理已絕末由奔哭以盡臣子之常節况奉宮邸下嘗藥焦煎之餘罹此憂疚臣名忝宮僚亦不能致躬於奉慰之後分義所在萬殞難贖頃於史官回還之後即宜申籲而螻蟻微衷無以上格疏章

之上輒煩 恩數以此惶恐不免遷延逋慢日積跼
躄靡措前後陳懇臣情已竭非敢矯飾以欺 天日
今復罪戾越添法義至嚴不敢更以區區情勢仰
天聽只得席藁私次祇俟誅殛而已伏乞 聖慈天
地父母特賜哀憐亟 命將臣分外爵秩一併改正
勘臣負犯以肅憲綱不勝幸甚

辭 國葬挽詞製進疏 辛巳十一月

伏以臣匪分職名尚在身上九月承 批之後疾病
昏塞久未申籲逋慢之罪日積月深况復 因山漸
迫奔哭末由席藁私次日夜戰灼頃自都監移文使

之製進挽詞臣自念所忝職名不敢承當終不敢偃
然書銜而直以猥陋之辭隨例投納揆諸賤分萬萬
踰越以此昔於 寧陵遷陵之時亦不敢製進今亦
與前無異悲呻窮谷竟不敢上雖出惶恐罪又萬殞
間者 國家不幸宮庭之變起於意外中外聽聞莫
不驚駭 世子邸下哀疚之中又遭罔極之私憾其
悲惶震懼何以堪居念至於此不覺盡然自古國家
將敗變故一生禍亂輾轉靡有底止竊惟 聖明洞
覽今古物情世變何所不燭今以冲弱之齡罹此艱
棘所仰怙者惟 至尊耳疾病之憂將護之方凡百

照管實費 聖慮以 聖人止慈之至情重惟 宗社之重其所以慙慙顧復覆燾而鎮安之者必已默運於 宸衷而臣民之隱憂過慮亦何所不至螻蟻微忱抱茲耿耿而猶懷越分之懼迄未一籲於 天聽此又臣之罪也臣以糞土微物垂死殘喘孤 恩負 國罪戾此極心神隕越寢食俱忘日夜怔營祈死不得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憐察將臣職秩一併改正仍 命有司勘臣罪名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茲疏陳出於保護春宮之誠

可不留意焉卿其宜遵前旨安心勿辭幡然造朝以副虛佇之望

待罪兼辭職名疏 壬午五月

伏以草莽微物癘陋濱死匪分職名尚在身上自伸春承 批諭之後又已三閱月矣沉淹疾病惶懼煩猥螻蟻之忱迄未申籲夙夜憂恐長負罪戾日月不居伏聞 仁顯王后練祭既已卜日臣民哀慕愈往愈深而臣又無由自力於奔赴分義所在又合萬死伏念臣之慄慄殘喘只是尸居而已耳目幾於隔塞氣息日以漸盡而神識之昏耗尤無餘地今年則覺

逐日而不同自知臣死期之迫近矣消剝到此生理已絕而名忝朝籍一向虛冒臣子常節隨處廢闕孤恩負義死有餘誅臣今只當縮伏以俟 威命而又不取悶然泯默敢復冒死仰瀆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憐臣垂死之顛非敢矯飾察臣積負之孽不可追免亟 命鑄臣爵秩以幸微分勘臣罪名以肅朝綱公私不勝幸甚

史官傳

諭後書

啓

壬午七月

傳曰噫士生斯世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自非果於忘世者豈不思所以展布其所蘊耶予之前後敦召

非不勤摯而固守東岡之陂不肯幡然而起實由於緇衣之誠不承權輿之致缺然慙慙何嘗少弛于中也矧今災沴頻仍國勢岌業寤寐思賢此時尤切噫啓沃寡躬輔翼春宮任大責重則微今日養德林泉夙負重望者果誰當之乎須體如渴之志亟回若澆之心賁然造朝勉副至望

垂死賤臣虛冒職名疾病沉淹又懼煩瀆自六月承批之後迄未敢申顛日夜戰灼方俟罪殛不意茲者召命特降近侍遠臨十行 綸音愈益隆重驚惶隕越措躬無地臣之前後所蒙 隆恩異數實非微臣

陋劣所敢承當終始哀籲 天日下燭每於 恩諭
丁寧之下罔知所以仰答臣子蠅蟻之忱只有感激
流涕而已至於臣之癯陋情狀不敢每恩 天聽而
今則直是尸居餘氣殘殼雖存而精識已亾斷無生
人之事矣一息綿延尚勤 聖諭孤 恩負國死有
餘責此臣之撫躬自悼祈死不得者也惶恐震掉不
敢畢籲追當以文字更冒萬死申暴微忱

申辭

召命疏

壬午七月

伏以草莽賤臣殘喘懷慄匪分職名尚此虛冒沉淹
疾病恐懼煩瀆自六月承 批之後迄未申籲長負

罪戾夙夜憂灼不意昨者近侍遠臨 寵命之降特
出 宸衷至於 誨諭之丁寧眷顧之勤摯 天意
藹然溢於十行驚惶震掉感激隕越累日而不能自
定噫臣以一介微物分甘溝壑而蒙被 聖朝恩數
靡有涯極終始縮伏今至垂死之境矣本以庸駑不
敢應 命前後哀鳴瀝盡肝血竊想 天日之明悉
已下燭而 譴罰不加恩禮愈隆臣誠仰讀 聖諭
俯省微分慙惶悸慄罔知措躬之所也矧今老病日
淡朝夕就木其癯陋情狀不敢覩縷以恩 天聽而
精神筋力更無餘地安有一分生人之理哉乃臣所

叨贊成貳師祭酒等職名遠者累年近者經歲冒據
天爵一至於此非但賤臣負乘逋慢之孽日積月深
其在朝廷事體拋棄名器於尊上一任姑息而因循
亦豈不為四方之譏笑耶臣每中夜撫躬獨自悲悼
平生孤負 國恩之罪萬隕莫贖畢竟得罪大倫之
誅死亦難逃跼天踏地祈死不得伏乞 聖慈天地
父母特賜哀憐亟 命將臣爵秩一併鐫削收還
召命更不檢舉仍 命憲司勘臣罪名以肅朝綱以
安賤分不勝幸甚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壬午七月

癡陋賤臣猥蒙 別諭冒死號籲祇俟 威命不意
近侍復臨傳諭 聖批不許鐫削申賜 溫綸惶隕
悶塞措躬無地前後哀鳴靡敢一毫矯飾垂死情狀
畢露無餘 天日之明何所不燭而 恩禮之加一
至此極臣誠惶惑莫知所以只恨螻蟻微忱末由上
格於皇穹也 寵命愈隆積戾愈添雖朝夕斯盡亦
將負罪而八地矣臣於病伏之中荐蒙 殊恩兢魂
未定心氣迷憤又不得畢籲而職名猶在刑章未蒙
將不敢不更以文字申請死罪唯每於 恩諭之下
無以應 命只將一般辭說仰浼 天聽伏地惶恐

明齋遺稿卷七
彌增戰灼而已

辭贊成祭酒疏 乙酉正月

伏以垂死賤臣猥叨匪分職名累年于茲內纏疾病外懼煩瀆泯默縮伏歲又換矣敢冒萬死更暴微忱冀幸 聖慈之哀憐焉竊念臣之情實前後自刻瀝竭無餘 天日之明既已洞燭今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七視聽幾塞精神已離殘殼雖存已無生人之事矣在朝從仕者尚有季至告老之禮如臣之本以溝壑賤分乃於朝夕就木之季遙據天爵窮季沒世安有是理哉况以職名之尚在也如書冊 頒降 春

宮賜送例霑 恩澤辭謝無路臣尤惶恐慙慙罔知所處也臣既不敢猥瀆疏章常謂逋慢至此法義難違憲司覺察應有舉正之日日夜憂懼唯此祇俟而已朝廷寬大迄無 處分而一向因循罪戾日積萬不獲己有此號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 命有司勘臣情罪將臣爵秩一併鐫削俾蠅蟻微物得以涵濡待盡於 聖化之中千萬幸甚

請寢

內禫兼辭職名疏

乙酉十一月○疏未達而寢 命

伏以臣老病日淡人事垂絕匪分職名尚在身上號籲已瀆罪極是俟而已昨忽伏聞去月二十九日

備忘之教不覺驚惶震越仆地不能自定也伏惟
聖上寅紹丕基一德不懈憂勤夙夜不敢荒寧于今
三十有一年矣 皇天眷命 祖宗保佑 玉體雖
或有違豫之時輒旋奏勿藥之慶方將 享有堯舜
之壽無疆之福豈容一朝遽有 就聞之思惟天惟
祖宗付畀之重不可輕釋億兆臣民愛戴之望不可
輕絕况以我 春宮邸下至性篤孝粹承斯 命其
爲皇皇悶迫之情當復如何臣愚死罪竊恐 聖上
不可不更加商量益勉於敬德勤民祈天永命之圖
上不負惟天惟 祖宗付畀之重中慰 春宮邸下

篤孝之誠下答億兆臣民愛戴之望萬萬不可造次
斷行也草莽賤分誠不敢妄論國之大事而身在草
野亦不敢不仰達草野之情瞻望 宸極但切螻蟻
微誠而已仍竊伏念臣之前後蒙被 隆恩殊渥憂
絕今古一未應 命孤負 聖德自知臣罪萬死難
贖乃又蒙 聖度天覆優容寬假以至於今臣今尸
居餘氣朝暮入地伏乞 聖慈終賜哀憐特 命鑄
削臣職俾得以安其義分待盡溝壑實我 天地父
母終始生成之大恩也臣心魂隕越區區私悃不敢
畢訴無任瞻 天望 聖戰慄祈懇之至

林溥疏後辭職名疏

丙戌六月

伏以垂死賤臣人事已絕正月承 批之後不敢連
章瀆籲唯縮伏以俟罪殛而已矣今者伏聞有陳疏
者以請召賤臣爲言而繼之以臣所不聞不知之事
若以臣爲藉口者然臣不勝驚愕之至臣猥以糞土
微物蒙被國家收錄之 恩名登仕籍今已四十有
三季矣其始則實以私情哀苦自矢沒齒於溝壑其
終則又以虛名無實不可冒充於 徵召唯此二端
爲臣實情守死自畫孤負 聖德自知臣罪萬死難
贖前後號籲不敢矯飾螻蟻情狀本末畢露實 聖

明之所洞燭也今乃爲人妄揣強引至於如此且駭
且怪莫測其故至今累日而不能自定也仍竊伏念
臣以庸陋無似特蒙 隆恩涓埃無報僭踰已極无
妄生災理所難免矧今尸居餘氣朝暮就木而匪分
職名向在身上以臣私分言之則身伏草莽遙據天
爵濫猥逋慢長負罪戾以朝家公義言之則一授之
後更無遞改竊年沒世一任虛冒古今天下安有是
理哉臣仰慙俯慄居常懍懍中夜思之寢夢發悸誠
不知措躬之所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矜憐亟
命有司勘臣情罪將臣爵秩一併鐫削俾臣得以還

其賤分涵濡於 聖化之中安意待盡實覆載生成
之大恩也臣無任瞻天祈懇伏地戰灼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頃者林溥之疏內懷傾陷搢紳
之心外託尊賢其所以假託者乃所以輕侮也世道
至此寧不痛心而此等怪鬼輩叵測之說亦何足介
意乎至於貳公弘化之任春宮輔導之責捨卿儒林
重望而其誰決不可允許須體至意毋執撝謙安心
就途以補不逮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丙戌六月

草莽賤臣冒死拜疏日夜戰灼祇俟 威命矣不意

聖批特降十行 溫綸開諭備至近侍之臣銜 命
遠臨驚恐震掉不勝感泣隕越之至至於乞鑄職名
非敢以一時外事也尸居餘氣朝暮就木遙據天爵
一至此久公義私分實無一向擔閣之理前後號籲
肝血已盡而不唯未蒙 矜許訓諭隆重愈往愈加
臣誠惶蹙悶塞措躬無地臣本合連章累牘以脫免
爲期而疏章之上輒復賺蒙如許 恩數以此惶懼
不敢瀆煩進退維谷左右皆罪居常跼蹐祈死不得
噫螻蟻微忱 天日下燭垂死至願唯望 聖慈終
賜哀憐將臣所叨職名一併收還使微臣得還賤分

明齋遺稿卷七
安意待盡于 聖化之中而已臣既不敢續以文字
猥溷 宸嚴則只當縮伏以俟朝廷之 處分而近
侍之臨 天威咫尺敢復呼籲如此罪又萬死無任
惶恐祈懇之至

謝 命醫看病兼辭職名疏 丙戌七月

伏以賤臣昨蒙史官傳諭 聖批附達微忱祇俟
處分不料狗馬賤疾猥徹 天聽至有遣醫看病之
命玉候違豫之中俯念至此 異數無前 天恩罔
極惶恐猥濫伏地感泣至今十餘日隕越靡定臣即
當以文字仰申區區螻蟻之衷而斯昏頓伏末由自

力今始喚醒精神昧死陳達臣罪萬死嗚呼 君父
有不安節臣子無以略效葵藿之誠而臣子賤疾反
勤 君父之下念慙 恩負義死有餘誅跼蹐天地
何所措躬矧今餘喘懍懍朝不保夕日夜至願唯望
未死之前得還賤分瞑目以就木伏乞 聖慈天地
父母特賜哀憐亟 命收還臣匪分爵秩以畢覆載
生成之 大恩千萬幸甚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
臣情窮勢極敢以將死之哀鳴復懇 宸嚴臣罪到
此萬殞難贖臣無任瞻望 雲闕祈懇戰慄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所患幸即差可欣喜曷已

須體至意安心勿辭益加善攝

辭衣資食物疏

丙戌十二月

伏以臣自八月承 批之後不敢煩顙又至於今矣
即伏聞戶曹啓下有耆老宰臣衣資食物賜給之
恩而微臣亦在其中云微臣何敢備數於宰臣之列
不勝惶恐之至仍竊伏念臣懼於煩瀆不敢連章控
免而匪分職名長在身上身伏草莽遙據天爵猥濫
逋慢恆負罪戾又以職名在身之故常時如書冊新
磨節扇等物以至如今 賜賚每霑 恩澤春宮賜
送亦復逐歲來降而辭謝無路臣以溝壑微物虛冒

職名虛竊 恩澤進退辭受都無義理臣誠慙 恩
畏義罔知措躬之所也矧今垂死之境又經重病餘
喘慄慄朝不保夕日夜唯願未死之前脫免匪分
目歸盡而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亟
命將臣職秩一併鐫削以畢覆載生成之 大德千
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茲恩命意非偶然卿其安心
勿辭領受稍待春和幡然就途以副至望

辭贊成祭酒疏

丁亥正月

伏以臣昨蒙史官傳諭 聖批微衷惶隕至今靡定

伏念臣以溝壑賤分蒙被國家收錄 隆恩異數曷絕今昔涓埃莫效輒到垂死之境孤負 聖朝死有餘責前者懼於煩瀆不敢連章控籲不知因循匪據之罪反有甚於煩瀆不得不冒萬死申纒危懼冀幸 聖慈之哀憐焉臣於辛巳七月蒙 恩授贊成今茲歲換己七年矣兼職祭酒則十有二年矣身伏草莽虛冒職名至於此久自有徵召之禮以來所未有也微臣之濫猥速慢罪不容誅則有不暇言而以朝家事體言之一授之後更無遞改 王朝莫重名器一任拋棄於糞土古今天下安有是理不但臣之

罪戾萬死難塞其為四方與後世之譏議者實恐仰累於朝廷也臣孤 恩負罪常抱憂懼犬馬之齒且迫八十慄慄殘喘朝不保夕豈可尚係朝籍終死於僭竊之中重為朝廷羞辱哉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矜諒將臣爵秩一併鐫削以嚴公義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神識已昏鳴號不足以盡螻蟻之情惟幸 天日之下燭而已臣無任瞻望 宸極戰慄祈懇之至

再疏

丁亥二月

伏以臣於頃者史官回還之後即擬申纒微衷而實

懼煩瀆且苦漸昏不振未免遷延至今昨又蒙春坊
之官銜 命遠來 詢問之下不敢妄對每遇一事
輒增罪戾臣誠憂恐措躬無所敢復冒死仰籲以祈
聖慈之哀憐焉伏念臣以螻蟻微物溝壑賤分蒙被
國家收錄名登仕籍今已四十有四季矣 隆恩異
數今古無比而臣之孤 恩負國之罪亦從而俱極
今至垂死之境萬死實不足以塞責矣臣初謂一官
未有虛帶十餘年者憲司覺察應有早晚舉正之論
矣不料朝廷寬大置之度外一向因循至於此極也
莫重天爵棄之糞土一任虛假不復收回一則爲屑

越名器二則爲苟備文具其爲累於朝廷亦復如何
噫古有季至休致之禮王者以禮使臣之一大典也
在朝常仕者猶有此義則身伏草莽齒及八十盲聾
尸居作一蟄蟲安有尚係朝籍之理哉微臣之僥冒
無恥姑不暇言而揆以禮律法義豈容如是殘喘慄
慄朝不保夕誠恐一息溘然而死於僭竊之中以終
貽朝廷之羞此臣所以日夜戰灼一刻靡安者也伏
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矜愍 命有司勘臣情
罪將臣爵秩一併鐫削俾臣得以還其賤分安意待
盡以畢覆載生成之 大恩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傳宣之批已悉予意而連章控辭一至於此心切愕然無以為諭卿其體予虛佇之誠亟回遐心須速登途勉副至望

謝 特遣掖隸

賜食物兼辭職名疏

丁亥九月

伏以臣自二月承 批之後不敢更為煩瀆唯縮伏俟罪而已千萬意外又伏承 聖慈特遣掖庭下人俯問死生 賜以御廚珍膳 恩澤至渥臣驚惶震掉措躬無地臣以溝壑微物虛蒙無限 恩數老病垂死已絕涓埃報答之望揆以法義實合萬殞而譴罰不加 寵眷彌隆感泣之外誠切惶惑莫知所

以致此也仍竊伏念臣之忝冒匪分職名今已十餘年矣前後哀鳴冀蒙 處分而螻蟻微忱無以上格一向因循以至於今常恐一朝溘然終死於僭竊之中以終貽朝廷羞辱也噫古有季至休致之禮王者以禮使臣之一大典也任朝常仕者猶有此義則如臣之身伏草莽齒及八十旨聾尸居作一蟄蟲安有尚係朝籍之理哉永孤 天恩長負罪戾每一念至不覺自悸茲敢復取前日屢已仰顛者不敢避煩瀆之誅冒死申爨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亟命有司將臣爵秩一併鐫削俾臣得以還其賤分瞑

目歸盡以畢蒙覆載生成之 大恩千萬幸甚

辭贊成祭酒疏 丁亥十二月

伏以臣於十月傳 諭史官回還之後復擬申籲而
煩瀆爲懼未敢卽遂仍遭同氣之喪精神如失以致
遷延因循匪據此歲又將換矣茲敢冒萬死仰暴
微衷冀蒙 聖慈之哀憐焉伏念臣以螻蟻微物溝
壑賤分蒙被國家收錄名登仕籍今且四紀矣 隆
恩異數與天無極而臣之孤 恩負國之罪亦萬死
而難贖矣前後哀鳴不能上格匪分職名尚在身上
一縻十年之久自有徵召之禮以來所未有也日夜

憂惶措躬無地 聖批每以弘化輔導之任不可許
改爲 教噫如使臣能堪弘化輔導之任能盡弘化
輔導之職則臣亦何苦而乞免哉只是無其實而冒
其名爲大罪故不得不號籲而不已矣比者竊聞大
臣有告老而蒙 許者瞻聆所及 上下俱美臣卽
其大臣之齒也彼大臣者尚然况臣之身伏草莽而
名係朝班豈理也哉臣之弟少臣三歲相依到老而
乃於一日之間奄然歸盡臣亦安能自保於朝暮乎
竇恐一朝溘然終死於僭竊之中以爲朝廷之羞也
臣昨又蒙 頒賜書冊新曆及 春宮賜送諸物以

忝冒職名之故每蒙如許 恩澤於諸臣之後臣誠
慙恐罔知所處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矜念亟
命將臣職名一併鐫削俾臣得以還其賤分瞑目以
死千萬幸甚臣死期將迫形神已離心愔意蹙語無
倫次唯望 天日之明下燭幽隱而已無任瞻望
宸極戰慄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冬所免之章已悉至意於傳
宣之批矣更何多誥朝家之禮優儒賢事體自別所
辭斷無允許之理卿其毋執搗謙幡然來思勉副如
渴之望

申辭職名疏

戊子十一月

伏以垂死賤臣虛冒匪分職名今已八季矣所謂兼
職則又十有三季矣臣外以煩瀆爲懼內爲老病所
昏控免不力一向因循以至於今義理都喪罪戾日
積每一念及不覺發悸縷喘綿延此歲又將盡矣不
得不更冒萬死復此號籲冀幸 聖慈之哀憐焉嗚
呼臣之所被 聖朝恩禮與天無極而涓埃無報今
已朝暮入地中夜撫躬每自悲悼雖萬殞不足以自
贖矣前後哀鳴瀝盡肝血而輒蒙 聖眷曲賜優容
法義所在當有効論而朝廷寬大置之度外在微分

則以溝壑之賤八十之齒而長係於朝籍在公義則以命德之器天職之重而任棄於糞土以公以私寧有此理前日 聖批以禮優儒賢事體自別爲 教儒賢之名豈人人之所敢當臣誠惶恐措躬無地而設使真有儒賢一縻十季公私俱病竊恐事體亦不當如是也臣自今年以來氣息日微精識日亾對人言語率多顛錯而不自省覺一日之間若即溘然而就盡者不翅四五雖殘殼僅存而無復有生人之事矣如此而尚可齒數於人類耶况可寄名於朝班耶臣每以如許猥陋之私仰恩於 天聽自知此亦臣

之死罪也形神已離凡百茫然螻蟻微衷末由畢舉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垂矜愍亟 命將臣爵秩一併鐫削俾臣得以脫免匪分安意待盡於 聖化之中實覆載生成之 大恩也臣無任瞻望 宸極戰慄祈懇之至

辭右議政疏

己丑正月

伏以臣昨於傳 諭史官之回還也略達微衷而不敢輒將猥陋辭說形諸文字唯縮伏惶恐祇俟 處分矣旋竊惟念分外職名不容一日虛冒一日之冒即一日之罪也承 命以來已過累日不覺怵然驚

瞿敢復申彙情實冒死仰籲冀幸 聖慈之矜察焉
臣以螻蟻微物蒙被國家收錄之 恩名登仕籍今
已四十有六年矣其始則實以私情哀苦自矢沒齒
於溝壑不敢爲出頭世路之意及其 召命頻降處
之以格外之職則臣又自顧非才內懷憂懼不敢以
虛名應實用愈思避縮以此 恩不得一謝 命不
得一趨唯望朝廷憐其心事不忍自同於平人察其
本實元非可充於徵召許其退而守分庶得自遂其
初心而已誠不自料 除擢漸峻 恩禮漸加陞而
又陞終至於崇品而極矣則臣益以悻恐措躬無地

直欲循墻逃遁而不可得臣於是不得不以虞人死
不敢往之義守死自畫 隆恩異數與天無極而臣
之孤 恩負國之罪亦從而極焉萬死不足以塞責
矣臣之本末不過如此而比來則唯以殘喘慄慄朝
不保夕乞蒙 聖慈之哀憐得還其賤分以死而已
前後哀鳴瀝盡肝血竊惟 天鑑固已洞燭矣今茲
新命實出於千萬意外終身孱伏不出窮谷而輾轉
僥冒至登台司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臣不敢知 聖
上何取於不試無用之一賤臣而過加 寵命一至
於此哉今臣之情勢直窮到底更無轉身之路不敢

猥飾枝辭循例控免畢竟違通分義之誅不容遁免則國有常憲惟鈇鉞是俟而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諒察亟 命改正仍付有司勘臣始終違命之罪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養德林泉夙負重望寡昧之尊信士林之矜式爲如何哉今茲枚卜亦云晚矣論道經邦微卿其誰宜體至意毋執撝謙幡然造朝用副朝野之望

再疏 己丑二月

伏以臣昨蒙 聖批特示命臣之意繼以造朝之

教訓諭之辭愈益隆重此豈蟻虱微臣所敢承聞惶惑震掉罔知所措近侍既還昏仆頓地精識茫昧累日不省今始更冒萬死仰首申顛噫臣之本末前疏已盡之矣只是內抱私隱始以溝壑爲分外盜虛名終不敢冒進於 徵召惟此兩端爲臣實情終始良限迷不知變而不覺自陷爲大倫之罪人雖朝廷寬大置之度外不以常法律之而臣則自知萬死不足以自贖矣惟其如此故自始至終不敢一謝 恩命分外職名至於崇秩而其實則只是一介糞土微物耳此不待臣之自鳴而 聖明豈不下燭之耶今茲

新命實是萬萬意外而批旨之隆又如此此臣之
日夜悸恐而鑽地不得者也况今癘陋漸綴死亾無
日居常溘然而欲盡者日或再三目暗耳塞精神亾
失纓喘雖存無復有生人之事矣人皆謂臣到此地
頭不可一向蟄伏頑然如木石而臣死期已迫決無
一分轉動之望只得銜恩負罪席藁待盡而已臣
之承命已踰二旬矣近侍至於再臨矣留時引日
紛紜煩瀆又臣之所大懼也心氣惛耗語無倫次蠖
蟻微衷無以畢爨伏乞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
亟命改正以重國體以幸微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者如渴之旨實出心腹而情
志不孚與讓愈懇愕然之極繼以媿慙也噫災異層
生國勢岌業此時扶顛之責深有望於儒相卿其須
體予虛佇之誠賁然來思以濟時艱

三疏 己丑二月

伏以臣之蒙此寵命今已四十餘日矣史官回啓
及猥疏申籲亦已至累矣一向優容未蒙改正廊
廟重地豈容虛假僭冒曠日持久至於此哉臣昨承
聖批以情志未孚爲教尤不勝惶恐之至臣雖冥
迷若豚魚亦有一端人心豈不知聖志之所存而

天恩之罔極哉只以臣之庸陋無狀身且垂死決無以堪承 聖眷對揚 休命耳噫臣之分外遭逢誠古人所謂千一之會者而臣自始至終純盜虛名僅守虞人之義永負臣子之職萬殞實不足以自贖矣此臣之撫躬悲慨中夜自悼者也至於國勢岌業之教又中外所同懼臣雖身伏草莽豈獨無區區之念哉空懷憂國之忱罔知扶顛之術即與杞叟之愚何異捧讀 聖教但自流涕臣今斯憺日甚萬慮茫然日夜戰灼其所祝望者唯幸 聖慈之哀憐一息未泯之前得還賤分以死而已臣每以一般猥陋辭說

瀆浼 天聽誠極不敢只當泯默縮伏以俟 處分而近侍回還之後又至多日一日二日因循匪據亦極不敢不得不更冒萬死復此號籲臣今則不敢爲循例控辭席藁私次唯違 命之誅是俟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亟 命改正仍付有司勘臣罪名以爲人臣盜名竊位孤 恩負國者之戒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批旨再宣至意罄悉而莫回若浼之志連上遜讓之章不惟予心之愕然士林之缺望爲如何哉噫今茲爰立予志先定其所期待豈曰

明齋遺稿卷一
淺黜而卿之進退係國安危自與曩時不同胡忍棄
予如遺袖手翹視乎矧予平生不識卿面思卿一念
不曾暫弛卿豈獨無戀予之心耶昔季屢勤禮招幸
回遐心纔到江郊旋尋歸路寔由予誠意之未孚至
今思之不覺媿慙也噫國勢朝象無一可恃當此之
時扶持調劑之責微卿山林宿德其孰能之此予所
以益篤誠禮必致乃己者也卿其念寡昧之日夕思
想毋執撝謙須速造朝用副上下之望

四疏

己丑三月

伏以臣之庸陋空踈臣所自知屏伏情迹眾所共見
而分外超躡終至於此極自古在野之臣叨竊名位
未有如臣之倖者也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臣之
一生盜名欺世有非懷璧之比則其爲罪可勝誅哉
臣昨蒙 恩批委曲懇惻諄諄如家人父子臣誠惶
恐隕越感激流涕至今累日而不能自己也今臣雖
有喉下一縷殘喘實未知溘然歸盡在於何時也偃
伏私次瀆上猥疏極知其不敢而 聖教之下又不
敢不盡垂死之微衷茲敢因 聖教所及而冒死悉
彙以祈 聖慈之終賜哀憐焉 聖教若曰今茲爰
立予志先定而其下繼之以期待責望之意 訓諭

嚴重臣不勝隕越于下噫拔自草萊登諸廊廟三代以下所未有也若使真賢遇此盛際豈不對揚休命匹美千古聖志則固是古昔聖王之盛心而奈臣之非其人何哉執虛名而擬實用責僬僥以負泰山不惟微臣之震恐戰掉鑽地不得國史書之四方傳之豈不貽笑於聽聞而流譏於後世耶進退安危非臣賤分之所敢擬也扶持調劑非臣微物之所敢任也棄予愬視之教其在臣子分義尤非糜粉之所能贖聖訓及此臣罪益著伏地戰慄不知所以仰對也至於與曩時不同之教臣尤惶惑臣之自

始至終無他焉只以非才不敢當隆命抵死自畫只是虞人死不敢往之一義而已終始一說瀝盡肝血既已屢達於天聽矣在曩時猶不敢當則反可堪當於今日耶其爲竊蹙有倍曩時臣實罔知措躬之所也聖教又曰矧予平生不識卿面思卿一念不會暫弛卿亦豈獨無戀予之心而繼之以昔年江郊之事恩顧隆摯臣不勝感泣于下曾於甲戌季間伏承聖諭有君臣未曾識面之教聖眷藹然感動臣鄰葵藿之性尚能傾陽臣雖至迷亦豈無一望天顏之至願哉誠以一番呈身未足以報得

隆恩而徒以螻蟻之微情仰答招延之盛禮者亦義之萬萬所不敢出也臣於其時已以此意仰對而其後十餘年來結在心曲未嘗一飯而敢忘矣今茲聖教又及於此臣捧讀哽咽無以爲心嗚呼天恩罔極永無報答之路蟻命垂絕已作朝暮之人瞻望宸極但有涕淚而已癸亥之春近侍來守不得不爲前進待罪之計而及到江郊恩數非常臣尤惶駭又不得不顛倒退歸其時聖眷曩越今古而臣之徑情妄行有若迷狂至今追思猶有餘悸不料聖念尚賜記存再蒙提起鄭重至此惶感掉慄又不知

所以措躬也 聖教末又以益篤誠禮必致乃已復示丁寧之旨噫 聖朝之誠禮何以復加於此哉臣之微分正以誠禮之太過而不敢承當耳盜名竊位違 命孤 恩誠禮愈篤罪戾愈積此臣所以跼蹐天地逃遁無門亟欲以一死而塞責者也必致之教惶惑尤甚臣曾以易蠱上九傳之義僭以上聞而不得畢辭矣易傳蓋言士之品有四而先正臣李珣列言其待之之道以爲懷抱道德之士則致敬盡禮期於必致使行其道若其度分知止之士則當不奪其志許其自守不宜徒好其名不求其實強委以所

不能使之償事失己也士之大小高下非一般故所以待之亦非一般惡可以一律槩之哉臣之庸陋屏伏其於度分知止之士猶不敢企擬而今以待道德之士者處之豈非虛偽之甚耶臣之穿窬僥冒本不足以爲士而朝廷待之以士崇獎至此則不得不冒萬死而自言之以冀 聖明之裁察焉猥越僭妄罪又萬死今臣之蒙此 寵命已三閱月矣僭冒匪據一日爲罪而近侍回還之後又復昏仆數日今僅力疾申籲疾痛之呼語無倫次兢惶戰灼祇俟罪殛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將臣爵秩亟 命改

正仍付有司勘臣罪名以爲人臣盜名竊位孤 恩負國者之戒千萬幸甚

承旨 敦諭後書 啓

己丑三月

臣冒死瀆籲日夜戰灼祇俟罪殛矣不料喉司近侍銜 命遠臨十行 寵諭愈往愈懇臣誠不勝惶恐悶塞之至臣之庸陋無似不敢承當之實情殘喘垂死末由轉動之實狀前後哀鳴旣已竭盡 天鑑下燭非敢矯飾而今者 敦諭之旨又至於此螻蟻微衷上格無路跼躄天地罔知所出噫 聖上之所以詔臣者無非古昔招賢之事若以臣爲抱道自重必

待致敬盡禮而後起者加而又加無有限極乃若臣之賤分本情則自始至終惶恐不敢承當而已 恩禮愈加惶蹙愈甚直欲鑽地循墻而不可得窘迫震灼置身無所只得罪戾層積終入於罔赦之地萬殞不足以自贖矣此臣所以憂惶恐懼之餘未嘗不自悲自悼又自怪微物之何以致此也至於不識面之教重示 眷顧之意臣於此只增感泣一呈面目曷足以仰答 天地之大恩而草莽一望 五雲之願亦只是區區葵藿之微誠耳安能以此為塞臣子之職分耶揆以法義決知其不敢也今臣死在朝暮寧有一分氣力可以上道叨冒匪據一日為罪日夜所祈祝者唯望 聖慈天地父母之終賜哀憐亟 命改正仍勘臣罪得以速還其賤分瞑目待盡於 聖化之中而已近侍之還又復冒死號顛猥越之誅有不暇避伏地戰慄祇俟死罪

五疏 己丑四月

伏以臣以螻蟻微物朝暮殘喘而蒙此分外 寵命今已七十餘日矣罪積逋慢誅罰宜行而 恩數越加至於銀臺近臣之遠臨而極矣臣誠憂惶戰灼罔知所出近侍之回略達微衷而疾痛之呼又不能已

猥越煩瀆臣罪萬死臣昨承 聖諭所以獎勵於微臣者無非臣之所不敢當者前後哀鳴亦已畢達矣非敢與讓也臣之實情如此非敢翹視也臣之賤分如此 天鑑孔昭臣不敢矯飾若乃國事世道之憂則誠如 聖教矣當此殷憂之日尤當亟退無用之物改卜賢德之佐以爲共濟之圖者不容一日之緩廊廟之地且不可一日空虛以廢天工何可委之草莽一向優假閱月踰時而莫之裁處耶不惟臣之日夜跼蹐無地措躬其在 朝廷處分亦不爲姑息玩愒之歸耶臣情勢窮極僭妄及此罪又萬死 聖教

又以臣之精力尚在若可以上途者是則 日月之明猶未盡燭於幽隱也臣眼暗不辨人顏面耳聾不能聽人言語精神尤昏塞前忘後失無有人事房戶庭除之間雖或起動一日之內若即溘然者常不翅數四矣如此而尚可以生人責乎哉若使臣迫於威命擔舁就途泡沫風燈本不可恃矧此奄奄一縷或仆絕於道路則臣之爲人僂笑有不暇言而其爲國家之羞辱爲如何哉此臣所以銜 恩畏義撫躬自悼而終不敢萌出竇之意者也比又竊聞連有投疏者以召臣爲請臣竊怪之 聖上不召臣而請召

則猶之可也今 恩召方勤誠禮之篤何以復加而
乃敢相率而揄揚無實之辭以瀆聒於 天聽耶昔
晉臣羊祜每辭官至心素著特見伸於分列之外蓋
其中誠孚於上下皆知其不出於虛讓故輒使之得
遂其願也臣誠恨臣不能如古人肝血已竭而既不
能上格於 天心又無以取信於眾人致此紛紜此
亦臣從來置身表襮之罪也嗚呼臣之今日所遭豈
嘗夢寐之所及哉近侍絡繹於窮谷 絲綸洋溢於
瞻聆曠古異數中外皆聳而臣乃頑然如木石之無
所知覺縮首牖下唯事號籲臣罪至此萬死猶輕伏

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亟 命改正仍勘臣
罪以嚴公義以安私分即覆載生成之 大恩雖死
之日猶生之季矣臣無任瞻 天祈懇伏地戰慄之
至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七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八

疏狀書啓

都承旨

敦諭後書

啓

己丑四月

臣於縮伏俟罪日夜戰灼之中又伏蒙 寵旨敦諭
 不啻十行所以開誨獎勵靡所不至諄諄如耳提而
 面命捧讀以還不勝感泣况復銀臺長官儼然遠臨
 異數無前瞻聆盡驚是何 聖明誤假恩禮於草莽
 垂死微物一至於此哉臣誠惶駭震悸罔知所以容
 措也臣自蒙此分外 隆命月已四易矣近侍回
 啓至五而復疏之上亦已至五矣螻蟻微衷畢達無

遺其決無一分承當之望決無一分轉動之路者
天鑑之下必已洞燭矣如使臣可進而不進則臣之
坐違 威命迷不知變犯分干紀之罪實合萬戮
王法不可稽也不能進而不進則古者有季老致事
之典漢高有癘疾勿遣之詔昨臣所僭陳有易傳以
下之說茲數者皆退人以禮之義也此亦非待罪之
臣所敢自言而情窮勢迫不覺僭妄今日朝廷之處
國家羞辱者亦非臣之設辭也殘喘慄慄朝不保夕
其溘然就盡之時則或有臣亦未及自知者矣昔漢

王吉道死宋萬適至京而死於旅邸俱爲後世之所
譏到此地頭則臣之盡喪平生一握爲笑有不暇言
而 聖朝費盡無限 恩禮末梢只得無恥無義一
介鄙夫耳其爲羞辱何以湔洗耶臣非敢自惜其微
命實懼爲朝廷之累也乃今以罪爲寵加而又加無
有限極寵愈加而迹愈蹙迹愈蹙而罪愈淡憂惶煎
迫祈死不得近侍臨邇 天威咫尺又敢冒死號籲
猥越煩瀆罪又萬死無任伏地戰慄之至

辭右議政六疏

己丑四月

伏以臣於昨者知申之臨諭也

異數震疊精魂隕

越因其回還冒死申籲而疾痛之呼重以惶惑僭妄
猥褻無所不至追思悸恐措躬無地仍竊伏念臣以
螻蟻微物溝壑賤分垂死之境蒙此寵命分外
恩禮愈往愈加史官傳諭已極惶恐而繼之以喉司
又繼之以喉司之長冠蓋絡繹於窮谷誠古今之所
未有也臣之私義自初至今本以恩禮之過分不
敢承當而今也過之又過無有限極如負版之蟲已
載不起而又加以物必至糜滅而後已非但微臣之
悶迫憂惶祈死不得國家恩數無少裁酌在朝章
則爲輕褻在賤分則爲僭猥損傷國體恐非細事也

且外方與京中其爲體例似亦不同駟路之頻煩縣
邑之勞費此亦豈可不念耶以賤臣之故而貽弊至
此亦無非臣之罪也臣又伏讀聖諭有時艱溢目
丙枕靡安之教以臣子而承此教何以爲心臣
之苟充匪據以妨賢路已至屢月當此憂虞之日廊
廟久空於下至尊獨憂於上而臣乃以老自諉偃
息懷僂無復有人臣分義自數臣罪萬死無惜臣前
後哀鳴已至十餘一般辭說煩瀆極矣只合席藁縮
伏恭俟處分而挨過一日罪加一層不得不更冒
萬死復懇天聽伏乞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

明齋文集卷八
亟命改正仍勘臣罪以嚴王法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三疏敦勉實出心腹再遣知申
亦非偶然而只緣予誠未孚禮未盡固守東岡之陔
未有幡然之期小子之缺望爲如何哉噫卿年彌高
而德彌邵當此極艱屯之會繙綸輔相之任捨卿伊
誰耶是予所以寤寐思想必致左右而後已者也言
出肝膈卿須體諒毋執撝謙安心就途用副朝野之
望

七疏

己丑五月

伏以臣於日者近侍回還之後即宜申籲而不但辭

情已竭煩瀆已極臣之氣息益微神識益昏不免遷
延引日淹過半月逋慢之罪又何可勝誅今乃更冒
萬死復有哀鳴噫臣之蒙被聖恩至於此極古所
未有臣之坐拒朝命至於此極亦古所未有臣雖
至迷亦有一端心腸豈不知天恩之罔極而不可
以終負王法之至嚴而不可以終逭也只是極天
寵光決無一分承當之路垂死情勢決無一分轉動
之望此臣之日夜戰灼撫心自悼而不得不一向號
籲而不知止者也如其不然則其何敢頑然如木石
罔知天恩之可感罔念王法之可畏而直爲此

明齋通稿卷八
偃蹇於君父之前哉臣每一念至獨自惶悸跼天
踏地無所容身也區區螻蟻之微衷既已畢舉於前
後矣誠不敢以一般猥陋之說更浼天聽唯是忝
冒匪據今已五易月矣臣既不能進而成命不收
廊廟重地豈容因循虛假至此之久哉公義私分決
無是理伏乞聖明特揮乾斷亟命改正仍勘臣
孤恩違命之罪以肅王法千萬幸甚臣之懷
懷殘喘每值暑月輒經一番死境目今時氣已熱日
以漸劣自朝至暮常在半生半死之中力疾拜疏語
不達意臣尤無任惶隕煎迫震慄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心腹之辭已竭而遜讓之章繼
至是何誠意之不孚至此耶愕然且慙無以爲諭况
今首相引入左揆獨賢決不可一向邁邁翹視國事
卿其須體虛佇之誠亟回若浼之志宜速造朝勉副
至望

八疏 己丑六月

伏以臣前後哀鳴已至十五煩瀆極矣只合席藁俟
罪而已誠不敢復有號籲而久冒匪據一日靡安不
得不以悶迫之實狀更訴於聖慈仁覆之下罪又
萬死臣之狗馬賤疾例添於夏月每季輒一經死境

今已不能耐暑精識日迷氣息日微昏倒度日常作
半生半死之人昨又猝然暈仆不省人事至半日而
僅甦其不至於仍而就滅者亦幸事耳種種醜陋之
狀不敢形諸文字仰懇 天聽而若其危懍之實則
朝而不能保夕今日而不能保明日矣噫極天 隆
恩決無一分承當之路濱死殘喘決無一分轉動之
望者臣已屢達於猥疏及近侍書啓矣今則唯恐因
仍之間終死於僭竊之中以貽朝廷之羞辱耿耿一
念日夜戰灼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亟
命改正勘臣情罪以安垂盡之微分千萬幸甚臣無

任瞻望 宸極戰慄祈懇之至

九疏 己丑六月

伏以臣本以一介庸陋分死溝壑而虛名上欺積負
罪戾乃於垂死之境到此窮極之地坐違 威命已
半歲矣史官之來前後至六承旨又三至矣 隆恩
不敢當而一向添加 王法不可違而一向優容臣
每聞 王人之臨精魂先越每奉 恩諭之旨感泣
徒增如臣今日所遭誠古今之所未有也昨於 敦
諭之末至舉古人之年老者爲 教臣尤惶恐夫三
代聖賢之徒類多踰百之壽此豈後世凡人之所可

擬耶如漢申公亦不再見且其謬當盛禮有乖量分之義則亦非臣之所敢聞也近侍回還之日臣心神昏眩不知所以爲對仍而狗馬賤疾日以漸綴呻吟頓伏半在鬼關不能自力於拜章不覺遷延而至今因循匪據漫過多日無非罪也茲不獲已復冒萬死有此申籲而前後哀鳴肝血已竭理義情勢悉暴無餘誠不敢更飾枝辭以重恩 天聽唯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昭鑑諒臣之糞土微物決無承當天寵之理憐臣之朝暮殘喘決無一分轉動之路亟命改正仍勘臣罪以肅朝綱以安賤分千萬幸甚臣

於今日只合縮伏以俟 處分而又不敢冒昧引日不得不瀆疏猥疏之上近侍輒下一上一下有同撕捱人之見者莫不爲臣寒心况臣之身自當之者乎竊聞在京之人則有金吾門外之待 命而臣又末由自致憂惶悶塞置躬無處臣自恨螻蟻誠微抱此危苦之衷而尚無以孚徹於 天心也臣情迫辭蹙語無倫次無任疾痛呼號戰灼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承宣史官之傳宣也罄悉心腹之辭以冀卿之不我遐棄而只緣誠意未孚莫回若澆之志益用媿惡不知所以爲諭也卿年齡雖

高精力尚旺况予之期望於儒相者不在於筋力奔走則輒以疾病爲辭無己太過卿其體寡昧之思想念時事之抗捏毋執搗謙責然來思用副上下之望

十疏

己丑七月

伏以臣前後哀鳴煩瀆已極拜章申籲實所不敢只合席藁縮伏祇俟鈇鉞之加而已昨於史官之回謹以此意仰達矣因而賤疾加苦精神迷失頓伏不省淹過旬日鈇鉞不加而虛冒愈久氣息日微而朝暮難期不得不復冒萬死受爨危衷冀幸 聖慈之哀憐焉昨者 聖批以臣之精力尚旺爲 教臣竊恨

螻蟻微忱無以上格 天日之明尚未下燭於幽隱之中也臣於今日只是尸居餘氣耳有何精力之可言况復 異恩沓被內而長抱憂惶真元已憊外而不耐暑熱表裏交爨今夏以來自覺頓落一層矣其醜陋猥褻之狀不敢縷訴以恩 天聽而消剝摧殘已無一分餘地矣如此實狀何敢有一毫矯飾而聖教每以誠意未孚遐棄若浼等語俯責於微臣臣誠悶迫無以自爨於 天地父母之前也噫臣之坐拒 威命今已七朔矣近侍之臨已至十度矣只將一紙短疏仰答 恩諭而圭竇之下息偃自如臣子

日齋通稿卷八
分義豈敢如是昔晉臣蔡謨拜司徒不就職徵之又稱疾終以違傲之罪免爲庶人而當時有欲加以大辟今未知謨之所執果有何義而臣之蹤迹殆無以異縱 聖度如天一向優假而臣罪至此何以自容於覆載之間耶此臣之日夜戰灼呼天呼父母而不知止者也伏乞 聖明特賜鑑諒察臣之垂死殘喘決無應 命之路亟 命改正仍勘臣罪以嚴 王法以幸賤分臣具疏將上之際伏聞 聖體有未寧之候不勝驚憂且不敢瀆撓於靜攝之日又不免遷延屢日一日之慢又一日之罪也臣無任兢惶震慄

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如渴之旨屢宣而吳讓之章彌懇是豈以卿同休共戚之臣果於忘世而然哉只緣寡昧誠禮未至有以致之益增媿慙無以爲諭噫予未嘗一覲道德之容寤寐思想罔或少弛况卿憂愛之忱至老彌篤寧忍邁邁終孤至意耶卿其體虛佇之誠念相須之義亟回遐心幡然造朝勉副朝野之望

十一疏

己丑八月

伏以臣病日益深罪日益積而職名尚在 恩召不

輟日夜戰灼祈死不得敢復冒死號顙冀蒙 聖慈之哀憐焉臣頃承 聖批丁寧懇惻所以責誨之旨愈往愈切繼以眷顧思想之意又愈往愈篤臣伏讀感泣不能自己噫 聖朝之於微物誠已至矣禮已盡矣無以復加矣臣非敢冀讓非敢邁邁庸陋屏伏之本分今已不暇復論只是精神筋力已萬萬不逮無有餘地矣臣經夏以來弊敗頓劇及見涼生困劣彌甚即今頽卧時多而坐時少昏昧時多而醒時少至於日用酬酢率多顛錯房戶起動須人扶掖耳塞成聾不能聽人說話僂作一箇土木偶人耳胷中百

念盡成死灰唯恐一息未絕之前未得還賤分而死一心耿耿在此而已臣又竊伏聞向者筵臣猥達臣之不敢請 恩例贈典有特賜臣祖臣父爵諡之命臣聞來不勝驚惶悸恐感激涕泣之至此雖出於聖明褒嘉舊臣之盛典而其在于子孫之心哀榮幸祝爲如何哉 恩及泉壤澤被幽明曠世光寵瞻聆感動 天恩之罔極至於如此而臣猶不能爲致身闕下一伸微誠之計其已無一分生人之理者於此亦可知矣廊廟重地豈容一任虛曠經閱三時而莫之裁處耶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垂鑑諒亟 命改

正仍勸臣終始違傲之罪以肅王法千萬幸甚

承旨 敦諭後書 啓 己丑九月

臣於忍死待命之中又蒙銀臺近侍臨諭聖旨所以開牖迷衷眷顧微物丁寧反復愈往愈切臣又惶惑失措若即隕絕于下况當拜陵之辰特輟近班尤出異數罪日益重恩日益加而臣之死期亦日益迫矣臣誠罔知所以仰對也昔年江郊之事每勤聖教今已三四矣臣誠不勝感泣其時朴世采實來相勉苦勸入謝而臣顧分畏義終不敢從至今追思臣亦自恨若於其時一入天門一望天

顏歸死溝壑更無遺憾而今不可追矣今則精神筋力已萬萬不逮臣亦末如之何矣因聖教之及而不覺猥越及此臣又死罪臣於向者知申之回啓也悉達危衷以為臣於今日能進而不進則當伏違傲之誅不能進而不進則當蒙哀憐之恩朝廷之所以處臣者不過斯兩端而已天日之明必已下燭謂當快賜處分誠不料一向優容以至於此也前後哀鳴非敢矯飾而螻蟻誠微尚不得上格天心臣從今更不敢為文字煩瀆之計只當惶恐縮伏祇俟鈇鉞之誅而已噫君令臣行天地之常經臣之坐拒

威命今已八朔矣一縷殘喘只在朝暮決無一分轉動之望罪戾至此而誅殛不加則國無法矣伏乞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亟命改正仍勘臣罪俾王法得行於上微分獲安於下千萬幸甚臣力疾承諭昏眩頓踣疾痛之呼語無倫次無任伏地悸恐瞻天祈懇之至

十二疏 己丑九月

伏以臣虛冒匪據已至九朔日夜戰灼食息靡懈文字控免煩瀆亦極只合縮伏忍死以俟處分而近侍回還又踰二旬鈇鉞不加日月滋久憂惶煎迫罔

知所出不得不復冒萬死覈申一籲冀幸聖慈之哀憐焉噫臣以糞土微物蒙被天恩至於此極身非木石亦有知覺苟有一分承當之望一分轉動之勢則豈不思所以改變之道哉直以朝暮殘喘已無餘地長卧度日日就漸盡雖能飲噉無復有生人之事到此地頭臣亦末如之何矣前後聖諭每以精力尚旺爲教雖天日之明何以俯燭臣之精力耶殆以聞者誤也人見其起動於房戶之間僂以爲奇特游談打訛至達於天聽臣竊悶之臣之父母墳在畿西交河地自庚辰年歸掃之後今又十年矣

日齋遺稿卷八
每欲於未死之前更往辭訣而不能得人子至情亦不得遂則其無一分精力於此亦可見矣臣情勢窮極猥越及此罪又萬死昨者經筵官之遠臨亦非微分之所敢當者昏耄迷塞無以仰對 下詢每遇一事輒增罪戾循牆無路只益悻恐噫虛位終季使者不翅十反而臣不能應 命是上之命不行於下也疾痛呼號肝血已竭而尚未蒙哀憐之 恩是下之義不伸於上也上下有同於撕捱公私未免於交瘡此臣所以負罪抱悶跼高躅厚不避猥瀆疾聲籲訴於 仁覆之下而不能自止者也伏乞 聖慈天地

父母特賜諒察憐臣之垂死哀鳴不敢矯飾亟 命改正還其賤分仍勘臣罪以爲人臣終始違 命者之戒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噫尊賢居九經之一信知爲國之道莫大於用賢也歷觀前代雖明哲之君必求賢爲師况予昏愚之質乎雖治平之世必得賢共理矧今屯艱之會乎惟卿德行高而學問正於今朝中無出卿右爰立作相實出於慕卿之深望卿之重也庶冀卿之不日應命出入筵席補予不逮弘濟多難而一日二日天序四易遐心莫回冀讓彌堅是豈予期

待儒相之意歟予不必遠引古事文純公李滉以七十之季卒乃就召竄由於我 聖祖之至誠也卿之季高德邵無媿先正而只緣予誠淺禮薄造朝尚遲予實慙慙繼以抑鬱不知所以爲諭也頃觀承宣書啓卿以昔季江郊回車頗有悔恨之意益可見卿之丹忱而予之思卿至此尤一倍矣目今天氣不甚寒冷胡不趁此時遄回守樊之志庸副側席之誠耶情如飢渴望切雲霓卿其體寡昧之尊賢念時事之抗掣幡然就途毋孤至意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己丑十月

臣每一陳章日夜憂惶冰炭交中以爲不蒙罪譴則必得蒙哀憐之恩矣卽又伏蒙史官臨諭 聖批引喻古義傾倒 淵衷所以反復開示丁寧懇惻之意愈益隆重愈益切至臣又不勝惶恐感激隕越之至噫臣之庸陋空疎臣所自知非敢冀讓自是實情華袞雖榮決無堪承萬一之望加以衰朽至此形神已離常性已迷只同枯木死灰而已臣之實狀只是如此而 聖批所諭皆是施於懷道抱德之真賢者又况文純公李滉之進退尤豈微末後學之所敢比擬 絲綸之重遠近傳誦而不少裁酌至此實恐有

四方之竊議也頃者近侍回啓中所達昔季事者因聖教之及而竊恨其時不能一伸葵藿之誠到今垂死之境更無所及云耳 聖教又至於此臣不勝感泣焉臣於今日長委枕席日就斯盡一縷殘命只在朝暮寧有一分轉動之勢而 聖教每猶以生人之事責之臣誠悶迫無地自容前後籲訴不敢有一毫矯飾而 天日之明尚未下燭螻蟻微忱上格無路近侍之回罔知所對伏地戰灼而已

十三疏

己丑十一月

伏以草莽賤臣叨冒分外職名今且終歲矣前後哀

鳴瀝盡肝血 天日下臨必已洞燭每一陳章意謂必得蒙哀憐之 恩矣及承頃者 聖批又不勝惶惑震悼之至仍竊伏讀 聖批所諭尊賢用賢求賢得賢之語皆所以招賢者而臣則非其人也德行學問年高德邵之衰又決非臣之所敢當也今以賢者之招招不賢之人即奚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哉虞人之死不敢往聖人許之則臣於今日其不敢進之義益較然矣縱有筋力之可強猶不敢冒進况筋力既憊萬萬不能進者耶嗚呼 聖上招賢之意禮盡矣誠至矣三代以下實所未見而蟻螻微物幸當其

月齋遺稿卷八
會終不敢挾虛名而應實用終使 聖心抑鬱於上
而莫重 恩命委棄於糞土古人所謂有君無臣之
歎當爲忠志之士所恨惜而臣之盜名欺天孤 恩
負國之罪則誠爲萬世之罪人矣臣於近侍之回略
暴微忱而力疾承 批心神隕越未能畢辭今乃冒
死更籲臣之實狀如此不敢矯飾虛妄而 聖教每
以歸之於吳讓臣誠悶塞焉自古虛名之士鮮能自
知如殷浩王安石之類因緣際會不量其才而冒當
大任小則敗身大則敗國臣今偶幸自知而自知甚
明決知臣才之不可以有爲故從前膠守一隅抵死

自畫以至此窮極之地終不敢以不肖之身冒陷於
千古覆轍倘蒙 聖朝容而置之則庶幾猶不失爲
量能度分知止之一節而已此臣前日所以忘其僭
猥敢陳山風上九之義者也 聖上以賢者責臣故
臣不敢不直暴前日不敢盡之微衷以答 隆命僭
越之罪又合萬死然此只以理義言之耳今臣則只
有喉下一縷殘喘雖猶能飲噉猶能起動於房戶之
間而其實則直是朝暮之命耳安有一分出竇之勢
哉嗚呼 宸翰昭揭淵衷藹然凡在瞻聆莫不感動
况臣之身親當之者耶日夜感泣罔知死所而猶且

日齋通和卷八
頑同木石冥若豚魚天時已寒與蟲俱蟄若全無一端知覺臣子分義死有餘誅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曲賜哀憐特 命改正以安徽分仍勘臣罪以嚴王法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者敷心之誥亶出至懇謂卿體諒卽起應命矣只緣誠淺與辭彌堅此歲將盡造朝漠然缺然且慙無以爲諭第念寒事漸緊此時作行勢有未易卿其須體予意安心勿辭徐待春和幡然就途用慰思想之心以副士林之望

十四疏

己丑十二月

伏以臣於蟄伏之中竊伏聞 聖候違豫久未復常拱辰憂慕日夜罔涯唯皇天眷佑遘奏勿藥之慶是祝是禱而已臣頃承 恩批雖蒙徐待春和之 教而久冒匪據食息靡安不敢一向遷延敢復冒死號籲瀆煩於靜攝之日罪又萬死噫廊廟重地豈容一日虛假而爰自春初至于歲暮若過此月則便成經年矣臣之罪戾有不暇言而揆以國體寧有是理設使春和之後可能應 命猶不可因循虛假至於經年况臣之殘喘日就漸滅復起爲人決無可望者哉國家設爲年至致事之法蓋以人之氣血已竭筋力

難強之故爲此一格以盡體下之道實古昔帝王以禮使臣亦退人以禮之一大令典也七十已爲致仕之大限况又過十年者耶常仕在朝者猶有此義况本在草莽之微物耶臣旣蒙 聖眷特賜優假之恩故敢復引此一段又望終賜哀憐之 恩焉猥越之罪又合萬死臣方欲拜疏之際伏聞又有儒生之疏復以臣爲言而辭說之誕妄無所不至臣聞來不覺駭然驚恐蓋此儒疏一事在古無之殆出於近世黨比之風臣以誤蒙 恩眷之故爲其標榜之首夸毗是逞士習以壞此亦臣之身伏圭竇害及世道之

一罪也臣形神已離精識迷昏末由措辭成文以達微衷且臣之私義實狀前後哀鳴罄竭無餘誠不敢每將一般之說以恩 天聽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上念朝廷事體不宜一任逋慢以頽國綱俯憐蠅蟻微命只在朝暮不可強責以生人之事亟命鑄削仍勘臣罪以幸公私千萬幸甚

十五疏

庚寅正月

伏以臣虛冒匪據至於經年日夜憂恐如在鍼氈聖候違豫尚未復常伏螻遠外末由致身違逋旣積分義都廢罪戾交極死有餘誅頃於近侍之還也謹

以法府糾察宜先大官不敢祈免祇俟譴殛之意仰對矣其後又將二旬而劾章未聞虛冒愈久冒死申籲又不得已當此憂遑之日重犯瀆撓之罪而疾痛之呼不暇知避况臣一息未絕而至今偃息於牖下只此一罪又合萬死茲謹封疏昇疾席藁縣門之外以待 處分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降 威命削臣之職勘臣之罪以嚴 王法以幸微分臣無任瞻望 宸極惶隕戰慄之至

十六疏 庚寅正月

伏以臣以草莽微物久冒分外職名逋慢既積分義

都廢譴殛不加 恩諭愈溫惶隕感泣寢食俱忘近侍既回即擬申籲而伏聞 移御之後 聖候尚未快復燭憂罔涯瀆撓是懼跼縮度日又踰一旬因循匪據一刻何安意廊廟重地以臣之故至於虛位經季是豈國家毋曠天官之意哉 隆恩異數與天無極而臣不得應 命則其斯殘昏昧已無生人之理者於此亦可見矣臣每一陳章日夜怔營庶幾矜允而一向優容至於此極臣誠悶塞莫知所措臣之不敢冒進之實情不能轉動之實狀前後哀鳴已三十餘度矣仰恃 聖上天地之大父母之慈凡其僭妄

而不敢自言者與夫猥陋而不敢仰浼者螻蟻微衷無所不盡矣 天日下臨豈不洞燭耶今當靜攝之日不敢更飾枝辭以煩 天聽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上念朝廷之體不容姑息俯憐疾痛之呼已到窮極亟 命削臣虛假之職勘臣實犯之罪以肅 王法以安微分公私不勝幸甚

十七疏 庚寅二月

伏以臣於病伏之中伏聞 聖候復常已行陳賀之禮神人宵悅景福無疆葵藿微誠但有拱北頌祝而已近侍之回又踰旬日因循匪據日夜戰灼不得不

冒死更籲冀幸 聖慈之哀憐焉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雖至迷亦非木石豈不知 天恩之可感而國法之可畏哉只是精神筋力更無餘地雖欲自力其勢末由臣之實狀如此不敢欺罔而聖教每猶以生人之事責之此臣所以每奉 聖教鑽地不得者也臣聞物理到極則變今臣虛名已極竊位已極 恩禮已極罪戾已極一身萬事無非到極臣既末由變而應 命則只有變而之死耳臣號籲經季憂惶度日心焦氣竭死期迫矣目今惠澤旁流大化溥洽萬物欣欣咸得其所而臣獨踣高踏厚

明齋遺稿卷八
靡所容措不得與村翁野老同其皞皞臣竊自悼其
何以致此也臣情勢窮迫其所哀鳴無非猥越罪又
萬死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矜諒亟 命削臣
之職勘臣之罪以安垂死微分雖死之日猶生之季
矣臣無任瞻望 宸極戰慄祈懇之至

承旨

敦諭後書

啓

庚寅三月

臣於拜疏之後日夜祈祝冀蒙矜許之 恩矣不料
銀臺近侍又復下臨 敦諭之旨愈往愈勤無非臣
之前後不敢承當者也臣誠不勝惶隕震灼之至臣
之冒死號籲已經季矣螻蟻微衷無所不盡不敢有

一毫矯飾 天鑑孔昭豈不洞燭其中所謂如臣能
進而不進則當伏違傲之誅不能進而不進則當蒙
哀憐之 恩朝廷之所以處臣者不過此兩端云者
即臣之實情實狀也既不蒙罪殛又不蒙鑄免不但
臣之情勢窮極措躬無地其於國家憲綱實無如許
之理况復待罪之地 恩數之誤加一至此極誠恐
以臣之故而貽累於朝廷不小也臣雖逢春煦無望
昭蘇氣息日微自覺漸就漸盡 恩諭之下鑽地不
得作氣起迎心神昏塞又罔知所以仰對唯願未死
之前獲蒙 天恩得以鑄職勘罪安其賤分垂死之

境萬慮茫然耿耿一心唯此而已無任伏地戰慄之至

十八疏 庚寅三月

伏以臣之虛冒匪據今已一歲又三朔矣冒死號籲亦已三十有餘度矣支離煩瀆至於此極而 聖慈天覆一向優容僭被 恩禮今古無比而臣之罪戾日深月積雖萬死亦有餘誅矣伏念臣之實情實狀前後哀鳴畢達無遺而尚未蒙矜許 聖意必以臣所言為矯飾而非實也噫臣之罪可勝數哉既有盜名竊位之罪又有孤 恩違 命之罪尚敢更為矯

飾又添欺天之罪哉臣之情勢已到此窮極之地而猶未蒙 天鑑之下燭則螻蟻微物更有何言只當泯默縮伏以俟鈇鉞之加而已近侍之回又踰旬日而鈇鉞不加因循愈久日夜戰灼罔知所出又不得不復冒萬死有此祈禱神昏氣竭末由措辭成文而亦以猥陋辭說與前一般不敢每以拖引瀆恩 天聽也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亟 命削臣之職勘臣之罪以肅 王法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之竭誠敦勉今已經季而異讓彌堅造朝愈邈愕然之極無以為諭惟當益篤誠

禮期回還心而第念一向敦迫似有歉於禮優之道
本職不得已今姑勉副於予心尤切缺然焉

進宴時遣史官

別諭敦召後書

啓

庚寅四月

臣頃蒙 聖恩解免匪據歸伏私次庶得以安意待
盡而所被崇資猶存又有樞府之 命至於月廩之
賜實是大臣之俸也臣以草莽賤分決不敢當大臣
之名受大臣之俸而前後號顛煩瀆已極又於 聖
批之下輒煩近侍傳諭尤為惶恐以此不敢復為陳
章之計只得因傳諭史官回啓及道臣轉聞略達不
敢冒承之微忱方兢懼以度日矣千萬意外即伏承

別諭特命進參於進宴之日又不勝驚惶震掉之至
向者 聖候違豫屢月之餘幸賴天地 祖宗之默
佑適奏康復之慶率土歡欣曷有其極今此進宴之
時大小臣僚將咸造大庭各伸臣子抃祝之誠而乃
又蒙 聖慈曲加眷存有此招徠之旨蠅蟻微衷誠
切感激不知所喻顧念臣之草莽賤分本不能自盡
於分義况今垂死之境雖有喉下一縷殘喘安有一
分起動之望猥辱 隆命末由自力到底違通至於
此極生為孤 恩之臣死作負罪之鬼而已瞻望
宸極但有感泣伏惟 天日之明或已俯燭此實狀

矣臣形神已離氣息日微只是朝暮之命耳唯望
聖慈終始哀憐將臣崇資樞府一併鑄削并寢月廩
之頒以安賤分千萬之祝也臣不敢陳疏每如是附
達猥越惶恐無任戰慄之至

謝

賜衣資食物仍辭樞銜及月廩疏

庚寅七月

伏以臣垂死殘喘朝暮懍懍而崇資樞銜尚在身上
日夜憂懼恆負罪戾即於意外伏承戶曹啓下有耆
老大臣衣資食物推恩賜給之命而亦及於微臣
微臣何敢備數於大臣之列不勝惶恐之至願此
恩命特出於國家優老惠養之典而天賚遠降

辭謝無路不敢不稽首祇受恩榮溢分惶感交極
不知所以仰喻也仍竊伏念臣以溝壑賤分螻蟻微
物遭遇聖朝忝竊至此實古今之所未有也隆
恩異數與天無極而臣終無毫分涓埃之報效并與
臣子之分義而闕廢無餘此臣孤恩負國之罪萬
殞而尚有餘誅者也縱聖度涵容朝廷寬大不以
罪殛加之而臣何敢自貪天寵晏然仍冒於僭分
匪據之地以爲朝廷之羞辱以增四方之譏議哉至
於月廩雖與祿俸微有不同而亦朝家所以優待大
臣者也臣以負罪微分決不敢當大臣之名而受大

明齋遺稿卷八
臣之廩非如一時 特恩如向來周急今日推 恩
之比之可以冒昧承受也雖蒙更爲輸送之 命決
非臣之所敢當也且臣盜名竊位至於此極神道害
盈理宜招殃心常戰兢如在淵冰頃者儒疏臺章之
見及寶臣自作之孽而 聖眷偏覆儒罰既重臺
諭又勤臣誠慙惶無地自容臣以屏蠶之身不能謹
守本分輒至惹鬧於朝端貽累於世道無非臣之罪
也臺章停止之後臣當以一疏待罪兼辭所被職名
及月廩而自前春以來號籲經年支離煩瀆極矣且
於猥疏之上每煩史官傳 批以此尤爲惶恐不敢

輒爲陳章之計泯默徊徨以至於今今始略彙前後
微衷冀以一徹於 天聽而神識昏塞語無倫次猥
越甚矣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將臣所冒
崇資樞銜一併鐫削並寢月廩之命而仍 命有司
勘臣負犯俾臣得以安其賤分瞑目待盡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茲月廩寔出優待至於儒罰
元非過重則還收之論實是意外卿其須體至意安
心勿辭領受從容就途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庚寅七月

臣昨因

賜賚之恩敢復冒死拜章略彙前後微衷

明齋遺稿

卷八

冀以一徹於天聽而猥越煩瀆罪極是俟即蒙史官臨宣 聖批恩眷愈加絲綸愈溫至於向來之事重勤提諭月廩之頒申 命勿辭臣誠惶隕感泣罔知所以措躬也唯是所冒職名未蒙鐫削臣以溝壑微分在朝暮垂死之中豈宜尚係朝籍因仍於匪據之地以為朝廷之羞辱哉月廩則所以優待大臣者臣何敢備數於原任大臣之列冒受優待之寵耶昨者推 恩之賜實出於國家恤老之特典古者亦有八十者賜米肉之令以此極知猥濫而不敢辭月廩則異於是同常俸雖蒙 恩諭鄭重至此而決非

賤分之所敢當唯乞 聖慈天地父母終賜哀憐將臣所冒爵秩及月廩一併收回俾臣得以安其賤分瞑目待盡於 聖化之中千萬是祝而已臣疏章煩猥不敢每上敢因近侍之回申達微衷犯分之誅有不暇避無任伏地戰慄之至

洪胄亨等 處分後遺承旨 敦諭書 啓月

敦諭卿以宿德醇儒守志山樊殆過五十餘季一世之所矜式士林之所宗仰此予所以必欲致卿與共國事委以鼎軸之重益勤弓旌之招而卿彌堅東岡之守迄無幡然之意君臣之間一未識面此莫非寡

昧誠意未孚恩禮未盡之致予之缺然慙慙彌久益切不意近者么麼鄉儒輩假託講確之名欲售醜詆之計相繼投疏恣意凌藉胄亨倡之於前景斗和之於後此豈獨於卿爲不幸實是世道之一大變也念卿斂迹嘉遜無與世事而惟彼媚嫉之徒乘機巧詆輒肆侵侮此予之尤所痛惋者也以卿無所適莫之心想不必芥滯胷中視若浮雲之過太虛而顧予積誠敦禮之餘見此醜正侮賢之習中心慨然丙宵失眠茲庸快示好惡并施逆裔之典仍遣近侍誕敷心腹之辭要以慰安卿心卿其領予至意且念秋涼乍

動講筵將開此時想卿不翅如渴卿其不我遐棄從容就途以副予日夕虛佇之望

臣自春間獲蒙 天恩脫免匪據之後自幸庶幾安其賤分待盡於 聖化之中矣而崇資猶存加以樞府之 命至於月廩之頒收議之及皆以原任大臣之例處之決非草莽微分之所敢當者以此兢惶之心食息靡解日夜唯祝 聖慈哀憐終賜鐫削之恩而已千萬意外忽蒙銀臺近侍臨諭 聖旨十行溫綸委曲懇惻所以慰藉微臣者 恩禮俱極臣不勝驚惶感泣震越戰掉之至臣以螻蟻微物遭遇

聖朝隆恩異數昊天罔極而終無涓埃之報補只以不肖之身為世道之一累輒起鬧端於朝廷以貽羞辱於國家終至於以臣之故天威太震處分嚴重中外惶惑遠近驚恐臣誠慙懼恐覺置身無所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蓋今儒疏之作初非無端侵斥皆臣自作之罪而無可逭者也聖恩偏覆儒罰又重則臺章之繼起儒疏之再發勢所固然不是異事此在大聖人平心處物之道不過俯察得失裁酌輕重從容誨化之而已豈足以大聖上之聲色者哉孔子言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况隨之以竄逐罷斥

之罰若待以大奸孔壬者然哉臣竊恐以不肖之一微臣而仰累聖德貽譏於四方流患於後來臣罪至此萬殞何贖臣今危喘懍懍常在垂死之中而尚紆聖眷不輟招徠之旨每奉聖教只增罪悚至於儒賢之稱尤豈所擬於微臣者而聖教每及於此此又臣之內抱憂恐常懼得禍於鬼神者也然設令真有儒賢苟有其過安可禁人之有言耶一言其過即以侮賢之罪罪之則以在下者言之即末世護短禦人之私而非古之君子樂聞其過公平正大之心也以在上者言之亦近於防人之口而非可以服

日齋通稿卷八
人之心也臣於此益切恐懼此非臣之所敢言而
聖教及此不敢不略暴微衷猥越之罪又無所逃臣
孤 恩負國長戴罪戾老而不死隨遇添加忽此慮
表又至此境跼踖俯仰無所容措只願以一死少塞
臣責精神已離語無倫次瞻望 宸極伏地戰慄而
已

辭樞銜待罪疏

庚寅八月

伏以臣以蠅蟻微物遭遇 聖朝竊位至此自古所
未有也身伏草莽自呈爭端起鬧至此亦自古所未
有也至於 特遣近侍曲賜慰諭者尤是曠世 異

數臣自蒙此 恩以來寢夢猶悸撫躬自怪不知何
以至此也近侍回還之後即當拜章陳謝申籲微忱
而猥疏之上輒蒙史官傳 批不但煩瀆之懼每懷
越越亦以賤疾適苦心氣憊乏抱此兢惶遷延至今
此又臣之罪也臣於俟罪呻吟之中竊伏追念臣以
不肖無狀致 聖上頃日之處分終不免為過重之
歸雖 聖心出於惡黨之意而反有乖於平平蕩蕩
皇極之大法也中外惶惑久而未已人心不服四方
竊議究厥所由臣安所遁其罪哉臣即孤 恩負罪
之一介微物耳無有涓埃報補於國家而畢竟貽累

於 聖德貽害於世道一至此極自知臣罪雖萬被戮無以自贖也夫如此則 聖上之所以慰安微臣者適所以增臣之不安而重臣之罪也嗚呼風霆無竟日之威雷雨有作解之澤臣竊伏想事過之後一時喜怒刑政之不得其中者必已藹然昭著於 淵衷而臣之垂死殘喘尚係朝籍 恩眷愈隆罪戾愈積豈容因循匪據一向僭冒一日而添一日之罪哉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將臣所叨崇資樞銜一併改正仍 命有司勘臣罪名以嚴國法以安賤分千萬幸甚臣精魂亾失昏塞已甚數行文字末

由盡臣之危懼間亦有非臣之所敢言者而事關臣罪不敢不冒死一暴干冒 宸嚴罪又萬殞臣無任慙 恩畏義惶灼戰慄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昨別諭已悉予意矣濫等侵侮儒賢極可駭惋朝家處分不得不嚴於卿少無不安之端須體勤懇之旨安心勿辭從容就途用副至望

史官傳

諭後書

啓

庚寅十月

傳曰大臣之退歸田園雖在平時尚云不可矧茲邊虞孔棘之日乎其在卿同休戚之義不宜翹視須體

至意斯速就途

臣以寵為罪長抱兢惶病與時添朝暮待死不意近侍又臨傳諭 聖旨以邊虞孔棘不可退伏田園斯速就途為 教不勝驚惶震越之至臣於昨者伏聞道路所傳北來消息憂虞叵測恬嬉日久渙散又甚猝有事變應之誠難竊想 九重宵旰之憂有不可言臣雖在蟄伏垂死之中豈無為國家危懼悶慮之心况今 聖教特下諭以休戚之大義臣以草莽賤分雖不敢當大臣之名而螻蟻微忱亦知不敢苟為懷僂偷安之計矣顧此慄慄殘喘只有喉下一縷之

未絕耳筋力精神更無餘地安有一分生人之事哉當此 主憂之日致身無路有臣如此將焉用之瞻望雲天但切悲悼唯願亟 命勘臣罪律以嚴分義而已無任伏地戰灼之至

辭衣資食物疏

辛卯二月

伏以垂死賤臣喘息僅存而匪分官名尚在身上猥瀆是懼不敢申籲日夜兢兢戰長負罪戾即於意外伏蒙 天恩有衣資食物賜給之 命不勝驚惶隕越之至臣以溝壑賤分螻蟻微物 隆恩異數昊天罔極而終無涓埃之報今至老死之境孤 恩負國之

罪死有餘誅其得蒙 聖朝涵容罪極不加而伏螻
蛄下待盡於 聖化之中已是倖事豈宜更冒 恩
典以罪為寵重被古人素餐之責也况於前秋亦蒙
推 恩之賜而今茲所蒙三倍前秋既涉頻煩而又
復優厚當此民窮財匱之日僭施濫費乃至於此又
豈國家節用愛人之意耶臣老而不死罪添耗蠹誠
切惶慙措躬無地揆以義分終有不敢冒昧承受者
不得不仰暴微衷冒死敢辭猥越之誅有不暇避伏
乞 聖茲天地父母特垂諒察收還 恩命以重
天賚以安徽分千萬幸甚臣精神昏塞語無倫次無

任慙 恩畏義惶恐悸慄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茲衣資食物輸送之命意非
偶然卿其安心勿辭領受從容就途以副至望

延謚後陳謝兼辭 召命疏 辛卯十一月

伏以臣懷慄殘喘就木無日而匪分官名猶在身上
煩瀆是懼不敢控免唯縮伏以俟 處分矣乃於昨
者又伏蒙 天恩臣祖臣父節惠 恩旨同時頒降
天官郎銜 命來宣感徹幽明榮動瞻聆哀惶感泣
不勝隕越之至嗚呼臣以溝壑賤分螻蟻微物蒙被
國恩至於此極而環顧平生了無涓埃之報今到垂

明齋遺稿 卷八
死之境唯朝暮待盡於牖下而已其孤 恩負國之
罪萬死難贖尚敢僭冒匪據一向因循以貽朝廷之
一累臣誠慙恐憂懼罔知容措不得不更冒萬死復
此號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將臣爵秩
亟 命鑄削俾臣得以還其本分瞑目歸盡千萬幸
甚

待罪兼辭職疏

壬辰正月

伏以臣分外職名尚在身上而氣息日微朝暮就木
已無生人之事昨於 坤殿未寧議藥設廳之日中
外奔遑 大廟告慶 大庭陳賀之辰大小抃舞而

臣獨塊然蟄伏若無知覺螻蟻微誠無地自見日夜
祝望之餘唯戰兢俟罪而已臣罪至此萬殞何贖臣
之僭冒匪據已過屢歲本合連章控乞以蒙 恩解
免爲期而猥瀆是懼一向因循居常跼蹐如抱冰炭
矧今罪戾添加復至於此律以法義理難饒貸而側
聽旬月譴責未聞臣尤慙惶罔知攸措不得不更冒
萬死有此號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察
臣之垂死微物不當係名於朝籍憐臣之屏伏賤分
輒因係籍而添罪亟 命有司削臣爵秩勘臣罪名
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謝 特遣掖隸 賜食物兼辭職名疏 癸巳正月

伏以垂死賤臣尚未溘然匪分官名猶在身上本當連章控乞以蒙 恩解免為期而猥疏之上輒煩 恩批恩批之下輒煩史官臣實以是為惶懼不敢復為煩瀆之計只得泯默縮伏以待死期而已不意 聖慈特垂眷顧乃於昨者 委遣掖庭下人臨問死生加以七種食物 賜賚優渥辭謝無路伏地祇受 臣不勝驚惶隕越繼以感泣罔知所以仰喻也仍竊伏念臣以溝壑賤分螻蟻微物蒙被 聖朝恩命與天無極而終無涓埃之報朝暮待盡於牖下孤 恩

負國之罪死有餘誅日夜兢戰措躬無地即今喉下雖有一縷殘喘而盲聾尸居已無生人之事安有如此而尚係朝籍之理今因 聖問之及冀蒙哀憐之恩敢冒萬死復申籲號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矜諒將臣崇資樞銜一併收還俾臣一息未絕之前得以還其賤分以死千萬幸甚臣神憊氣索搆疏亦艱末由畢籲微衷瞻望 宸極無任戰慄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茲所送如干酒饌曷云盡待賢之禮哉卿之年齡雖高精力尚旺須體予虛佇之誠安心勿辭從容就途毋孤至望

謝 特遣太醫看病太府送藥掖諫問疾兼辭

職名疏 癸巳十一月

伏以臣於病中伏聞 玉候違豫至於兩月之久驚
憂煎灼何以盡喻蠅蟻微物朝暮待死末由進一步
地以伸臣子之微誠瞻望 宸極心神飛越昨者所
蒙 異數曠古罕比既 命遣醫看病內府珍劑又
命陸續下送又遣掖庭下人臨問死生臣惶恐罔措
唯有日夜感泣臣子有病 君父之眷念勤摯至於
此極而 君父有不安節臣子顧無所致誠之地只
得頓伏牖下向日祝禱而已仍竊伏念臣涯分已極

而老而不死常懷戰兢如履薄冰今此懍懍殘喘豈
是服藥求生之年而至今延活罔非 天恩唯是匪
分職名猶在身上常時雖不敢一向號籲以添煩瀆
之罪今將死矣何可因仍死於僭竊之中以為朝廷
之羞乎且聞向來經幄之臣有疏中言及臣舊罪者
至於仰煩 聖諭云臣每聞此等言議輒增悚恐其
後季少言官又復無端提起指擬猥越尤增慙慙若
無所容又安敢獨特 天寵晏然自在若無聽聞者
然哉且念臣之所苦是鄉曲賤疾秋得者例至春暮
而瘳臣自量氣力實無支吾至春之望及此一縷未

絕之前不敢不一縷微衷噫臣之辭職畢於此矣平生受 恩昊天罔極孤負之罪萬死難贖淚暗神迷不知所云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亟 命將臣爵秩一併鑄削以嚴公法以安私分千萬幸甚答曰省疏具悉卿懇頃聞卿之所患不輕淡用慮念神明所扶漸益向歇欣幸曷諭鄭誥疏中云云顯有侵侮之意極可駭異也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益加善攝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癸巳十二月

臣忍死待命冀蒙鑄削之恩矣 聖批又降史官

下來又不勝惶恐隕越之至臣氣短神乏末由措辭申籲一縷雖延朝暮難期病中日夜所祝唯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憐垂死哀懇終賜鑄削俾臣得以安其賤分瞑目歸盡而已臣又不勝惶恐戰慄祈懇之至

收議

王世子嬪 永昭殿展謁當否更往問議回

啓 丙子九月

臣昨伏蒙參贊 新命前職未解 誤恩荐降臣誠惶惑罔知所措陳章瀆籲亦所不敢不得不呈病縮

伏席蒙以俟罪矣不意禮官更臨再有問議之命臣又不勝驚惶震悸之至臣之有召而不敢趨有命而不敢對者律以法義罪不容誅而賤分止此不敢踰越蠅蟻微忱天日或已下燭矣况茲禮節在士庶之家則有之家禮婚禮有新婦見祠堂之儀自是應行而不容廢者初非可疑之事而此則既已詳具於諸臣之奏列矣至於國家之禮則草野賤陋實無所學尤何敢強其不知而妄有容喙耶病伏之中心神眩憤不知所以仰對虛辱隆命至於再度臣罪至此萬殞難贖唯伏地戰慄而已

王妃 王世子嬪謁見 宗廟收議回 啓

月十

臣昨蒙道臣傳諭 聖批不許鐫削未敢瀆籲方在兢惶俟罪之中矣千萬不意又蒙禮官收議之命不勝驚恐隕越之至臣以草莽之賤蒙陋之識前此屢承此命而終不敢越分獻議以此昨於俯詢之日守株迷惑亦不敢有所仰對蠅蟻微忱天日下燭矣况此國家大禮實無所學既已稽諸古禮義在從周則縱令微臣越分獻議亦有何別樣意見於諸臣所陳之外哉虛辱隆命至於三度惶恐罔措伏

地戰慄而已

魯山 慎妃追復位號收議回 啓

戊寅十月

草莽微臣荐叨 恩命方在跼蹐俟罪之中矣不意禮官遠臨以追復 位號兩件之議有所俯詢聞命驚隕不勝悸恐之至臣之前後蒙 恩無非匪分瀝血陳誠終始不敢承當則朝家有事何敢輒預末議以犯分義以此從前屢承 隆命而終不敢有所仰對竊想 聖明亦已下燭之矣况此兩件之議實為莫重莫大之事二百年冤鬱之氣將得伸於今日於昭 列聖陟降在上而 聖上一念上通天地

盛德非常之舉豈在 聖斷而已臣之糞土賤分既如右所陳而加以病昏知識全泯尤何敢有所論列重陷於僭越之誅乎虛辱朝廷詢薨之意惶恐戰慄不知所對

啓聖廟勅建當否更往問議回 啓

庚辰十月

臣虛冒職名已至累月昨奉 聖批未蒙鑄削病蟄之中方淡戰灼不意又以啓聖廟事特有更往問議之 教聞 命震掉不勝惶惑之至臣之庸陋淺末加以衰朽昏昧終不敢當儒臣之名故從前屢有收議之 命而一不敢越分仰對其在朝家綜核之政

日齋遺稿卷八
合置汰去之科而因循謬例尚今不已臣誠惶悶不知所出况此事 皇朝之所已行也先儒之所嘗論也縱有區區所疑於私心者亦何敢率爾論斷以重犯不韙之罪乎禮官再臨守株如初一則賤分不敢一則迷見不逮反復思惟又不知所以爲對每違朝命虛辱 王人種種罪戾莫之勝誅惶恐慙慙伏地俟罪而已

神宗皇帝立廟收議回

啓 甲申二月

草莽賤臣癯殘已極喘息雖存神識全昧匪分職名尚在身上而不敢申籲唯俟 處分其尸居餘氣無

復有生人之理者據此可知前後乞蒙汰去於儒臣問議之列者螻蟻微忱非敢矯飾伏想 天日之明既已下燭矣不意今者史官又臨聞 命驚惶隕越于下 神宗皇帝罔極之恩實吾東土萬世不可忘者而今日朝宗之義無地可見 聖念及此可泣神祇至於建廟之議實是國家莫重祀典臣以糞土賤分垂死昧識誠不敢輒有容喙以重僭踰之誅惶恐悸慄不知所對虛辱詢蕘之 命祇俟罪殛而已

更往問議回

啓 甲申二月

臣以糞土賤分垂死昧識昨於問議之 命不敢妄

有容喙方自兢惶祇俟罪殛矣不意史官又臨驚震
隕越措躬無地臣之螻蟻情狀前後哀籲既已畢達
天日之明豈不下燭於斯而每令王人虛辱於三
百里外之遠程臣之罪戾萬死難贖况此國家莫重
祀典雖使明達大義淡識遠見之人當之尚且鄭重
而不敢輕亦豈人人所敢僭論賤分昧識與前無異
再詢之下又不知所對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王世子繼講冊子議定事問議回

啓

丁亥二月

草莽賤臣衰喘垂死匪分職名尚朱蒙鐫削方欲更
暴微悃以祈聖慈之哀憐矣千萬意外又以忝冒

職名之故有書筵繼講書冊下詢之命不勝驚隕
之至臣既不敢承當職名則今於以職名詢問之
事又何敢遽然承當而有所仰復乎反復思惟終歸
猥越且臣精神已脫知識全昧雖欲越分妄對亦不
可得虛辱宮官於數百里之外惶恐悚慄祇俟罪譴
而已

附書示李說書世德

朱子奏劄有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
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
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其下分段立說明

白切至牛溪先生以為自有君臣以來格君之言
未有如此之明備者誠為天地間一大議論當寫
一通置之坐側操持玩索不可造次而或違者也
近思錄 聖學輯要

聖經賢傳無非當讀之書而草莽賤臣未嘗
一侍書筵則何由斟酌得宜雖欲越分妄對
亦不可得矣右所書似是最要切者故敢私
布於左右以備侍讀之一助此亦分外惶恐
惶恐

經筵繼講書冊詢問事回 啓

己丑九月

臣虛冒匪據日夜戰灼縮伏忍死祇俟 處分不意
經筵官以繼講書冊承 命臨問又不勝惶恐隕越
之至臣每於 詢問之下不敢越分妄論以犯僭踰
之誅矧今死期已迫精神迷失昏昏昧昧觸事茫然
雖欲越分妄論亦不可得唯竊伏聞講官之言自四
書五經以下至於聖學輯要進講已遍聖賢之書何
以加此此在 聖上只就已講之書更加精熟之功
其於緝熙之地必有實效朱子奏劄所論讀書之法
實為切至竊惟已經 睿覽恐無待遠詢於芻蕘也
虛辱 下詢猥越及此罪又萬殞不勝戰慄之至

附書示沈修撰壽賢

竊念書貴熟讀而精研溫故而知新古人讀書之法也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用功之要則似或無異若更就己進講之書擇其切要者更加玩索討論之功則其視泛觀他書似有實效未知如何近思錄大學或問最為切要何以至今不在進講之中耶近思錄雖方講於書筵而經筵進講恐無所妨未知如何既蒙私相論難不敢不私布鄙見以備財擇此亦分外惶恐惶恐

故參議洪命亨忠烈祠合享當否收議回 啓

辛卯三月

臣昨於備郎之收議也不待仰對方以為罪悚矣今者禮官又以忠烈祠配享事下來臣又不勝驚隕之至夫先正臣金尚容殉節之日洪命亨既與之同死則同祠殿享似無他議至今未咸誠不可曉而臣以草莽垂死賤分不敢輒與朝家末議者如昨所陳何敢有所容喙於可否之間耶虛辱 朝命每至於此罪戾添加慙懼戰慄而已

方輿服制復古收議回 啓

癸巳十一月

意外禮官又以收議下來不勝驚悚之至臣例不敢

獻議况此沉綿累朔精神已脫近又適添外感方極
昏迷雖欲越分獻議末由措辭頓伏之中只得欽仰
聖學之卓越千古而已虛辱 下詢罪又萬死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八

